

182

10

24

看官着眼看他大手筆處看他一絲不亂處在于何處看他止用二人發放一部大題目一曰售色一曰盜財是其一絲不亂處是其大筆如椽處

夫色不可售而西門之色亦有所售之也財不可盜而西門之財亦有所盜之也止用兩筆將一部作惡的公案俱已報應分明不差一線筆力簡捷如是一部書直看到此回方知李銘之名爲可笑何則俗語云裡明不知外暗觀其轉財灼方知其命名之意是故此書無一名不有深意

夫文章有起有結看他開手寫十弟兄今于西門一死卽將十弟兄之案緊日接手結完如伯爵等上祭是也內除花子

虛死連雲裡守八人一个不少却袖出雲裡守留至一百回結照二搗鬼完熟結冷遇之案故此回止以七人結之再干其中出脫吳典恩另結却又止用六人今添一花子繇作七人是明七冷結子虛文字參差之妙如此

于祭文中却將西門慶作此道現身蓋言如此鳥人豈成个人也而作如此鳥人之幫間又何如乎至于梵僧現身之文寔爲此文遇了那樣鳥人做此鳥事以致喪此鳥殘生也

王六兒上祭蓋爲拐財遠遁之引莫計月娘吃醋

又借罵王六兒將桂姐銀姐隨手抹過後一影月兒以王三官與桂姐同結蓋又結林氏又結張二官將伯爵李三黃四一齊結住總之第一回東拉西扯而出此回却又風馳電卷而去真是千古文章能事

觀三日演殺狗記固知子言不謬

寫月娘燒瓶兒之靈分其人而吞其財將平素一段好險隱忍之心一齊發出真是千古第一惡婦人我生生世世不願見此人者蓋以此也

寫月娘與李梅相爭真是棋逢對手作者何惡月娘之深而醒之以不堪也

補寫蔡御史總爲西門之交游放聲一哭接寫一伯爵更不堪也蓋十弟兄惟伯爵更密此故寫一伯爵以例衆人

第八十回

潘金蓮售色赴東床

李嬌兒盜財歸麗院

詩曰

倚醉無端尋舊約

却因惆悵轉難勝

靜中樓閣深春雨

遠處簾櫳半夜燈

抱柱立時風細

遶廊行處思騰

分明窗下聞裁剪

敲遍欄杆喚不應

話說西門慶死了首七那日却是報恩寺十六衆僧人做水陸

乃孝字也孝哥出見這應伯爵約會了謝希大花子繇祝實念孫

天化當時節白賚光七人坐在一處撒開雲裡守爲官花子伯爵

先開口說大官人沒了今一七光景你我相交一場當時也曾吃

過他的也曾用過他的也曾使過他的也曾借過他的今日他死

了莫非推不知道推不知道妙絕西土也迷也後人眼青已數語

字他就到五閻王跟前也不饒你我此二句猶是說言我如

今這等算計你我各出一錢銀子七人共湊上七錢辦一桌祭禮

買一幅軸子再求水先生作一篇祭文水加一點爲水用

冷也自與蔡大官人靈前祭奠祭奠少不的還討了他七分銀子

一條老絹來弄到此方肯如此這個好不好衆人都道哥說的是當下每

人湊出銀子來交與伯爵整備祭物停當買了軸子央水秀才做

了祭文這水秀才平昔知道應伯爵這起人與西門慶乃小人之

朋于是暗藏訛刺作就一篇祭文伯爵衆人把祭禮抬到靈前擺

下陳敬濟穿孝在旁還祀伯爵爲首各人上了香人人都粗俗那

裏曉的其中滋味澆了奠酒只顧把祝文宣念其文畧曰

維重和元年歲戊戌二月戊子朔越初三日庚寅侍敎生

三字當如

此用應伯爵謝希大花子繇祝宴念孫天化常峙節目貴光謹以清酌庶饁之儀致祭于

故錦衣西門大官人之靈曰維靈生前梗直秉性堅剛軟的不怕

硬的不降是鳥性情常濟人以點水恒助人以精光是鳥作爲囊篋頗厚

氣槩軒昂狡滑之極逢樂而舉遇陰伏降狡滑之極馬錦襠

隊中居住齊腰庫裏收藏狡滑之極馬錦襠盡假麒麟錦襠

亦何敢借此罵人但覺其詞意雙關偶寫出有八角而不用撓

以爲一笑也若以予爲借諷有意則吾豈敢相逢風虬而騷并難當伯爵所爲受恩小子常在胯下隨幫也

曾在章臺而宿柳也會在謝館而猖狂正宜撐頭活腦久戰熬

場世之恃因開狼死而無悔者視此文當何如胡爲罹一疾不起之殃見今你便長

着你脚子去了丟下小子輩如班鳩跌法倚靠何方難上也因

花之寒難靠他八字紅牆再不得同席而偎軟玉再不得並

馬而吻溫香嫩的人垂頭落脚四字是閑的人走溫郎當四字

幫今特與茲白濁是鳥供養次軟寸觴是鳥靈其不昧來格來歆尙

享方子身身一段公案作者視元惡大好而曰一鳥而已其才度相越爲何如吾故曰玉樓視天下無難處之事也

衆人祭畢陳敬濟下來還禮請去捲棚內三湯五割管待出門不

題且說那日院中李家虔婆聽見西門慶死了鋪謀定計備了一

張祭桌使了李桂卿李桂姐坐轎子來上紙引問月娘不出來都

是李嬌兒孟玉樓在上房管待李家桂卿桂姐俏上對李嬌兒說

俺媽說人已死了你我院中人守不的這樣貞節自百千里長

棚沒個不散的筵席教你手裏有東西悄上教李銘捐了家去防

行話 是婊子

却未錯
速速父受

有何處字寫
喜况月娘
在子情理
仰試以月
家已又托俗
稍不盡漢
用心用情
亦多能育何
計不遇休
馬西門三剛
中缺然笑至
不免相聚
公耳

不的離他家門那李嬌兒所記在心不想那日韓道國妻王六兒亦備了張祭桌喬素打扮坐轎子來與西門慶燒紙在靈前擺下祭祀只顧站着站了半日白沒個人兒出來陪待原來西門慶死了首七時分就把王經打發家去不用了月娘陰小廝每見王六兒來都不敢進去說那來安兒不知就理到月娘房裡向月娘說韓大婦來與爹上紙在前邊站了一日了大舅使我來對娘說這吳月娘心中還氣忿不過便喝罵道怪賊奴才不與我走還來甚麼韓大婦秘大婦賊狗囊的養漢淫婦把人家弄的家破人亡又南子北夫逃妻散的還來上甚麼秘紙一頓罵的文安兒摸門不着來到靈前吳大舅問道對後邊說了不曾來安兒把嘴合都着不言語問了半日月娘說姐上你怎麼這等的快休要舒口自古人惡而不惡他對月娘說姐上你怎麼這等的快休要舒口自古人惡而不惡他男子漢領着咱偌多的本錢你如何這等待人好名兒難得快休如此你就不出去叫二姐三姐七好七待他出去也是一般做甚麼恁樣的叫人說你不是那月娘見他哥這等說絕不言語了良久又良孟玉樓出來還祀了陪他在靈前坐的只吃一鍾茶婦人也有些省口就坐不住隨即告辭起身去了為楊財安根見亦是月娘待人不忠厚雖是道國有心之報月娘真刺毒人哉正是拐財不因此名真貪財也

誰人汲得西江水

難免今朝一面羞

那李桂卿桂姐吳銀兒都在上房坐着見月娘罵韓道國老婆淫婦長淫婦短砍一株損百枝兩個就有些坐不住未到日落就要家去收拾月娘再三留他姐兒兩個晚夕賒計每伴宿你到看了

提他明日去罷留了半日桂姐銀姐不去先打發他姐上桂卿家去了到了晚夕僧人散了果然有許多街坊縣計主管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沈姨夫花子繇應伯爵謝希大常峙節會中三人四也有三十餘人叫了一起偶戲在大捲棚內擺設酒席伴宿提演的是孫榮孫華殺狗勸夫戲文見子言繼殺狗記而作此處可堂見蓋特爲熱結文字一結客都在靈旁所內圍着幃屏放下簾來擺放桌席朝外觀看李銘吳惠在這裏答應晚夕也不家去了不一時衆人都到齊了祭祀已畢捲棚內點起燭來安席坐下打動鼓樂戲文上來直搬演到三更天氣戲文方了原來陳敬濟自從西門慶死後無一日不和潘金蓮兩個朝戲或在靈前溜眼帳子後調笑樂絕妙行于是趕人散一亂衆堂客都往後邊去了小廝每都收家活這金蓮赶眼錯撞了敬濟一把說道我兒你娘今日成就了你罷遊大姐在後邊咱就往你屋裏去罷敬濟听了得不的一声先往屋裏開門去了婦人黑影裏抽身鑽入他房內更不答話婦人不解開褲子婦人解開褲子仰臥在炕上雙鳬飛肩叫陳敬濟好耍婦人也正是色胆如天怕甚事鴛鴦雲雨百年情真個是

二載相逢一朝配偶數年姻眷一旦和諧一个柳腰欵擺一个玉莖忙舒耳邊話雨意雲情枕上說山盟海誓鶯鶯蝶採嬌妮搏弄百十般狂雨羞雲嬌媚施逞千萬態一个不住叫親上一個接抱呼達上得多少柳色乍翻新樣綠花容不減舊時紅霎時雲雨了畢婦人恐怕人來連忙出房往後邊去了到次日這小夥兒嚐着這個醋頭兒早辰走到金蓮房來金蓮敬濟二人自此特出筆敘之

此爲金蓮還在被窩裡未起來從窓眼裡張看見婦人被擁紅雲
始也粉腮印玉說道好管庫房的這咱還不起來今日喬親家爹來上
祭大娘分付把昨日擺的李三黃四家那祭桌收進來罷你快些
起來且拿鑰匙出來與我婦人連忙叫春梅挈鑰匙與敬齋敬濟
先叫春梅樓上開門去了婦人便從窓眼裏遞出舌頭兩個嘔了
一回正是得多少脂香滿口涎空嚙甜唾頤心溢肺肝有詞爲証
恨杜鵑聲透珠簾心似針簽情似膠粘我則見笑臉腮窩愁粉
黛瘦損春纖玉鬢亂雲鬆翠鈿睡顏酡玉減紅添檀口曾沾到
如今唇上猶香想起來口內猶甜以上寫品玉之詞屢七矣此
伶百寫一嘔舌作者之才真千

良久春梅樓上開了門敬濟往前邊看祭祀去了不一時喬大
戶家祭來擲下喬大戶娘子并喬大戶許多新舊禮物

舅二舅并夥計陪侍請至捲棚內管待李銘吳惠彈唱那日鄭愛

月兒家也來上紙吊孝月兒後來是與月娘俱令玉樓打發了孝
柩姐不同道者

褚東腰後邊與堂客一同坐的鄭愛月兒看見李桂姐吳銀姐都

在這裡便嗔他兩個不對他說我若知道爹沒了有个不來的你

每好人兒就不會我會兒去又見月娘生了孩兒說道娘一喜一

憂惜平爹只是去世太早了些見你老人家有了主兒也不愁月

娘俱打發了孝留坐至晚方散到二月初三日西門慶二七玉皇

廟吳道官十六衆道士在家念經做法事那日衙門中何千戶作

創約會了劉薛二內相周守備荆統制張團練雲指揮等數員武

官合着上了壇祭此西門每日門外
上祭送殯之遺也月娘這裡請了喬大戶吳大

舅應伯爵來陪待李銘吳惠兩個小優兒彈唱捲棚官待去了俱不必細說到晚夕念經送亡月娘分付把李瓶兒靈床連影抬出去一把火燒了將箱籠都搬到上房內堆放久矣想其如此如意兒并迎春收在後邊答應又遂把綉春與了李嬌兒房內使喚其意將李瓶兒那邊房門一把鎖上了可憐正是畫棟雕梁猶未改堂前不見痴心客寫月娘真二十有詩為証

棄王臺下水悠悠

一種相思兩樣愁

月色不知人事改

夜深還到粉牆頭

那時李銘

然則外

日七假以孝堂助忙暗教李嬌兒偷了東西

與他掖送到家又來答應常兩三夜不住家去只瞞過月娘一人

念了三七經月娘出了暗房四七就沒會念經十二日陳敬濟破

了土回來二十日早發引也有許多真器紙紮送賓之人

也有二字可嘆

終不似李瓶兒那時稠密臨棺材出門也請了報恩寺僧官起

棺坐在囑上抬的高上的念了幾句偈文念畢陳敬濟捧破紙盆

棺材起身合家大小老眷放聲號哭吳月娘坐魂轎後而眾堂客

上轎都圍隨材走逕出南門外五里原祖塋安厝陳敬濟備了一

疋尺頭請雲指揮點了神主陰陽徐先生下了葬眾老眷掩土畢

一路寫來諸事與瓶兒一點山頭祭桌可憐通不上幾家真是

吳大舅喬大戶何千戶沈姨夫韓姨夫與眾夥計五六處而已吳

道官還留下十二眾道童回靈安子上房明間正寢西門一生吳

蓋言其一生無陰陽洒掃已畢打發眾親戚出門吳月娘等不免

道二字盡之也

八十回

有若字者

命以姓

痛哭卿豈不
古之執利
子今

哥可謂
雜種

伴夫靈守孝一日煖了墓回來答應班上排軍節級各都告辭回衙門去了去西門慶五七月娘請了薛姑子王姑子大師父十二衆尼僧在家誦經禮懺超度夫主生天吳大妗子并吳縣臣媳婦都在房中相伴原來出嫁之時李桂卿桂姐在山頭悄悄對李嬌兒如此這般媽說你摸量你手中沒甚細軟東西不消只顧在他家了你又沒兒女守甚麼教你一場嚷亂登開了罷昨日應二哥來說說是他如今大街坊張二官府要破五百兩金銀娶你做二房娘子當家理紀你那裡便箇出身你在此裡守到老死也不怎麼你我院中人家棄舊迎新爲本趨炎附勢爲強不可錯過了時光這李嬌兒聽記在心過了西門慶五七之後因風吹火用力不多不想潘金蓮對孫雪娥說出這話來

兒帳子後遞了一包東西與李銘

一對仇人偏是他二人妙

搥在腰裏轉了家

去裏的月娘知道

把吳二舅罵了一頓

趕到舖子裡做買賣再不

許進後邊來

已恨金蓮矣

分付門上平安不許李銘來往這花娘惱羞

變成怒正等不着這個繇頭兒哩一日因月娘在上房和大妗子

吃茶請孟玉樓不請他就惱了與月娘兩個大鬧大嚷拍着西門

慶靈床子啼也哭也叫也嚎也到半夜三更在房中要行上吊

買花

者看了頭來報與月娘月娘慌了與大舅子計議請將李家虔婆

來可打發他歸院虔婆生怕留下他衣服頭面說了几句言語我

家人在你這裡做小伏低頂缸受氣好容易就開交了罷須得几

十兩遮羞錢吳大舅居着官又不敢張主如此相講了半日叫月

亦偏此書
招搖行日
也

娘把他房中衣服首飾箱籠床帳家活盡與他打發出門只不與他元宵綉春兩個了頭去李嬌兒生死要這兩個了頭月娘生死不與他說道你倒好買良為娼一句慌了鴛鴦子就不敢開言要做笑吟吟臉兒月娘同鴛鴦子拜辭了月娘李嬌兒坐轎子抬的往家去了看官聽說院中唱的以賣俏為活計將脂粉作生涯早晨張風流晚夕李浪子前門進老子後門接兒子棄舊憐新見錢眼開自然之理饒君千般貼戀萬種生籠還鎖不住他心猿意馬不是活時偷食抹嘴就是死後嚷開離門不拘幾時還吃舊鍋粥去了正是蛇人箇中曲性在鳥出籠輕便飛騰有詩為証

堪笑烟花不久長

洞房夜已換新郎

兩隻玉腕千人枕

一點朱唇萬客嘗

這就百般嬌態

生成一片假心腸

饒君總有牢籠計

難保臨時思故鄉

連獨你說

以此話然而

似金蓮之

此者更勝

名年之金

多矣

月娘打發李嬌兒出門大哭了一場眾人都往旁解勸潘金蓮道姐也罷休煩惱了常言道娶淫婦養海毒食水不到想海東金蓮此時罵極這個都是他當初幹的營生今日教大姐也這等惹氣家中在亂着忽有平安來報巡撫蔡老爹來了在所上坐着哩我說家老爹沒了他問沒了幾時了我回正月二十一日病故到今過了五七他問有靈沒靈我回有靈在後邊供養着哩他要來靈前拜上我來對娘說月娘分付教你姐夫出去見他不一時陳敬濟穿上孝衣出去拜見了蔡御史良久後邊收拾停當請蔡御史進來西門慶靈前參拜了月娘穿着一身重孝出來回禮月娘可笑再不交

乖
你必
大娘
氣
得
滿

禮不交言

看

而尚短五十
令我不愛
此尤勝於不
良也

一言就讓月娘說夫人請同房又向敬濟說道我昔時曾在府相
掇今差滿回京去敬來拜謝拜謝不期作了故人便問甚麼病症
陳敬濟道是痰火之疾蔡御史道可傷可傷即喚家人上來取出
兩疋杭州絹一雙絨襪四尾白簷四確蜜餞說道這些微禮權作
奠儀罷傷心事寫來又拿出五十兩一封銀子來這個是我向日
曾貸過老先生些厚惠今積了些俸資奉償以全終始之交為諸
觀傷心分付平安道大官交進房去敬濟道老爹忒多計較了月
娘說請老爹前所坐蔡御史道也不消坐了拈茶來吃了一鍾就
是了左右須臾拿茶上來蔡御史吃了揚長起身上轎去了月娘
得了這五十兩銀子心中又是那歡喜又是那慘戚千古傷心
有他在時似這樣官員來利官家去了又不和吃酒到多自免
今日他個看勝子空有家利眼看看京無人陪得正是

人得交游是風月

天開圖畫即江山

話說李嬌兒到家應伯爵打聽得知報與張二官知就拿着五兩
銀子來請他歇了一夜原來張二官小西門慶一歲屬兔的三十
二歲了李嬌兒三十四歲虔婆瞞了六歲只說二十八歲教伯爵
瞞着使了三百兩銀子娶到家中做了二房娘子祝實念孫寡嘴
依舊領着王三官見還來李家行走與桂姐打熱不在話下結了桂姐
乾父親娘伯爵李三黃四借了徐內相五千兩銀子張二官出了
總成虛勾伯爵李三黃四借了徐內相五千兩銀子張二官出了
五千兩做了東平府古器這批錢糧逐日寶鞍大馬在院內搖擺
張二官見西門慶死了又打點了上幾兩金銀往東京尋了樞密
院鄭皇親人情對堂上朱太尉說要討提刑所西門慶這個缺家

變作子小
也

之行真是
子雲楊家
教濟貧
因來旺光
家之孝子
其家父而報
也

面會奉
何是伯
也

中收拾買花園蓋房子應伯爵無日不往他那邊趕奉把西門慶
家中大小之事盡告訴與他說他家中還有第五个娘子潘金蓮
排行六姐生的上畫兒般模樣詩詞歌賦諸子百家折牌道字雙
陸象棋無不通曉又寫的一筆好字彈的一手好琵琶今年不上
三十歲比唱的還喬果然正說的那張二官心中火動巴不的就
要了他便問道莫非是當初賣炊餅的武大郎那老婆麼伯爵道
就是他被他占來家中今也有五六年光景不知他嫁也不嫁張
二官道累你打聽着待有嫁人的声口你來對我說等我娶了罷
伯爵道我身子裏有个人在他家做家人名來爵兒等我對他說
若有出嫁聲口就來報我知道難得你娶過他這個人來家也強
似娶過唱的當時西門大官人在時爲娶他不知費了許多小
批物各有主也說不的只好有福的匹配你如今有了這般小
不得此女貌同享榮華枉自有許多富貴我只叫來爵兒密打
听但有嫁人的風縫兒憑我甜言美語打動春心你却用幾百兩
銀子娶到家中儘你受用便了以伯爵結看官聽說但凡世上幫
閑子弟極是勢利小人當初西門慶待應伯爵如膠似漆賽過同
胞弟兄一筆結玉那一日不吃他的穿他的受用他的身死未几
骨肉尙熱便做出許多不義之事正是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
面不知心有詩爲証

昔年意氣似金蘭 百計趨承不等閑
今日西門身死後 紛七謀妾伶人眠

從欺主
完苗
案批
也

夫西門吃藥而死完武大公案也李嬌兒盜財歸院完瓶兒
子虛公案也此回道國拐財完苗青公案也來保欺主完蕙
蓮來旺公案也一部剝七雜七大書有他勾消帳簿却清七
白上一絲不苟

點染胡秀處總欲結王六兒一案以爲道國拐財之由而必
自苗青處來乃又結苗員外之死也文章又非死板論殺者
王六兒與西門私却在胡秀口中杭州地面結大奇

來保請敬濟上馬頭請表子又早爲敬濟後文伏脉翟親家
乃如此結煞而喬親家又絕不音問人情如畫

來保妻弟劉倉妙絕與李錦一樣蓋言留藏夫有留藏之物

何所不有况妻弟哉

第八十一回

韓道國拐財遠遁

湯來保欺主背恩

詩曰

燕人非傍舍

鷗歸祇故池

斷橋無復板

臥柳自生枝

遂有山陽作

多慚鮑叔知

素交零落盡

白首淚雙垂

話說韓道國與來保自從拿着西門慶四千兩銀子江南置買貨

物到于揚州抓尋苗青家內宿歇苗青見了西門慶手札想他活

命之恩盡力趨奉又討了一個女子名喚楚雲一場春夢引到王

學也養在家裏要與西門慶以報其恩韓道國與來保兩個且

不置買成日尋花問柳飲酒宿娼只到初冬天氣景物蕭瑟不勝

旅思方纔將銀往各處買置布疋裝在揚州苗青家安下待貨物

買完起身先是韓道國請了个表子了是揚州舊院王玉枝兒來保

便請了林彩虹妹子小紅一日請揚州藝妓王海峯和苗青遊寶

應湖是此等遊了一日歸到院中又值玉枝兒鴉子生日這韓道

國又邀請眾人擺酒與鴉子王一媽做生日俟後生胡秀請客商

汪東橋與錢晴川兩個白不見到不一時汪東橋與錢晴川一同

王海峰來了寫數人如面以至日落時分胡秀纔來被韓道國帶

酒罵了幾句說這廝不知在那里味酒味到這咱纔來口裏噴出

來的酒氣客人到先來了這半日你不知那里來我到明日定和

各事之情
告收之人
怨實乃天
他便罰之

白報怨循
具報應之
至完怨受
元多以此
大必罰之

青所行乃
義之義
之必得
之必得

至此等入
等招技
苦差生
飲食也

之謂靈
珠牙

珠牙

珠牙

珠牙

珠牙

珠牙

趣之甚
實近人

批不
對你

今以
身

我若
盡

人哉
呀

換一
的人

不知
將

有何
底止

人於
何時

見想
得

秋時
也

也怕
人

你算賬那胡秀把眼斜瞅着他走到下邊口裏喃上說你罵我你家老婆在家裏仰掬着掙你在這里合逢着丟宅里老爹包

着你家老婆合的不值了後孩子總交你領本錢出來做買賣你在這里

快活你老婆不知怎麼受苦哩得人化白出你來你落得為人

就勾了着此一段者所以結住苗青使道國揚財而去不好對王

枝兒搗子只顧說鴛子便拉出他院子裡說胡官人你醉了你往

房裡睡去罷那胡秀大嚀小喝自不肯進房不料韓道國正陪眾

客商在席上吃酒聽見胡秀口內說出這話韓道國大怒走出來踢

了他兩腳罵道賊野奴才我有了五分銀子催你一日怕尋不出

人來即時趕他去那胡秀那里肯出門在院子內声叫起來說道

來這等酒硬那胡秀道保叔你老人家休管他我吃了甚麼酒來我

和他做一做被來保推他往屋裏挺覺去了正是所以為道

酒不醉人人自醉 色不迷人人自迷國者

來保打發胡秀房裏睡去不題韓道國恐怕眾客商恥笑所以一

也則又為愛姐下線豈問文哉和來保席上觥籌交錯進酒開

笑林彩虹小紅姊妹二人并王玉枝兒三个唱的彈唱歌舞花攢

錦簇行令猜枚每至三更方散次日韓道國要打胡秀胡秀說小

的通不得一字便且結住道國被苗青做好做歹勸住了話休

女子楚雲忽生起病來動身不得所為慶也苗青道等他病好了

我已差人送了來罷。只打點了些人事禮物抄寫書帖打發二人并胡秀起身。王玉枝并林彩虹姊妹少不的置酒馬頭作別。餞行從正月初十日起身一路無詞。一日到臨江開上。這韓道國正在船頭站立。忽見街坊嚴四郎嚴者言也從上流坐船而來。往臨江接官去看見韓道國舉手說韓西橋你家老爹從正月間沒了說畢船行得快就過去了。不然來保必同聞矣這韓道聽了此言遂安心在懷。瞞着來保不說。不想那時河南山東大旱亦地千里田蠶荒蕪不收棉花布價一時踊貴每疋布帛加三利息各處鄉販都打着銀兩遠接在臨清一帶馬頭迎着客貨而買。韓道國便與來保商議船上布貨約四千餘兩見今加三利息不如且賣一半又便宜鈔關納稅。稅到家發賣也不過如此。此言行市不實誠爲可惜。來保道這國便說老爹見怪都在我身上來保強不過他就在馬頭上發賣了一千兩布貨。韓道國說雙橋你和胡秀在船上等着納稅我打早路同小郎王漢打着這一千兩銀子先去報老爹知道來保道你到家好方討老爹一封書來下與鈔關錢老爺少納稅錢先放船行。韓道國應諾同小郎王漢裝成馱垛往清河縣家中來。有日進城在甕城南門裏日色漸落忽撞遇看墳的張安推着車輛酒米食盒是新墳景象正出南門看見韓道國便叫韓大叔你來家了。韓道國見了他帶着孝問其故。張安說老爹死了明日三月初九日是斷七大娘交我挈此酒米食盒往墳上去。明日與老爹燒帛。這韓道國聽了說可傷可傷果然路上行人口似碑話不虛傳打頭口

逕進城中到了十字街上心中籌計且住着分有心要往西門慶家去況今他已死了天色又晚不如且歸家停宿一宵和渾家商議了明日再去不遲于是和王漢打着頭口逕到獅子街家中二人下了頭口打發趕脚人回去叫開門王漢搬行李馱垛進入堂中老婆一面迎接入門拜了佛祖王六兒替他脫衣坐下了頭點茶吃韓道國先告訴往回一路之事道我在路上撞遇巖四哥與張安總知老爹死了好七的怎的就死了王六兒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暫時禍福誰人保得無常韓道國一面把馱垛打開取出他江南置的許多衣裳細軟貨物并那一千兩銀子一封一封都放在炕上老婆打開看都是白光七雪花銀兩便問這是那里的韓道國說我在路上開了信就先賣了這一千兩銀子來了又取出兩包銀子一百兩因問老婆我去後家中他也看顧你不曾王六兒道他在時倒也罷了輸心之言如今你這銀子還送與他家用去韓道國道正是要和你商議咱留下些把一半與他如何老婆道呸你這傻奴才料這遭再休要傻了前番不與如今他已是死了這裡無人咱和他有甚瓜葛不爭你送與他一半交他招認道兒問你下落到不如一狠二狠把他這一千兩咱顧了頭口房了上東京投奔咱孩兒那裡愁咱親家太師爺府中安放不下你我韓道國說丟下這房子急切打發不出去怎了一千兩現物尚合不得此一房人情如老婆道你看沒才料何不叫將第一個來直透一百回此處連真令人哭殺兄弟矣留幾兩銀子與他就交他看守便了等西門慶家人來尋你只說東京咱孩兒叫了兩口去了莫不他七個頭八個胆敢

往太師府中尋咱們去。西門官人固當以老爺處嚇人矣。就尋去你我也不怕他。

韓道國說爭奈我受上官人好處怎好變心的沒天理了。惡人何此然此句乃跌入。

月娘待人之失也。老渡道自古有天理到沒飯吃哩他占用着老

娘使他這幾兩銀了不差甚麼。西門如生當亦無益想着他孝堂裏我到好

意備了一張捕桌三牲往他家燒紙他家大老婆那不賢良的淫

婦半口不出來在屋裏罵的我好訓的我出又出不來坐又坐不

住落後他第三個老婆出來陪我生我不去坐就坐轎子來家了

想着他這個情兒我也該使他這幾兩銀子。此處却八月娘之失

能柔順以接物或尚可挽回即此一事已知月娘無祖無才一味

如此所以道因拐財必入月娘罪案也。一篇話說得韓道國不言語

了夫妻二人晚夕計議已定到次日五更將也兒弟韓一

千肯萬肯不肯說哥嫂只顧去等我打發他這韓道國就把王漢

小郎并兩個丫頭也跟他帶上東京去僱了二大輛車把箱籠細

軟之物都裝在車上投天明出西門逕上東京去了。自苗青處來

帳而去可正是。漢可嘆

撞碎玉簫飛彩鳳 頓開金鎖走蛟龍

這裡韓道國夫婦東京去了不題單表吳月娘次日帶孝哥兒同

孟玉樓潘金蓮西門大姐奶子如意兒女婿陳敬濟往墳上與西

門慶燒紙張安就告訴月娘昨日撞見韓大叔來家一節月娘道

他來了怎的不到我家來只怕他今日來在墳上剛燒了紙坐了

沒多回老早就起身來家叫陳敬濟往他家叫韓夥計去問他船

第一奇書 八十一回 六

到那里了初時叫着不聞人言次則韓二出來說俺姪女兒東京

叫了哥嫂去了船不知在那裡以東京嚇之這陳敬濟回月娘月

娘不放心使敬濟騎頭口往河下尋船思其夫之言遲矣月去了

一日到臨清馬頭船上尋着來保船隻來保問韓夥計先打了一

千兩銀子家去陳敬濟道誰見他來張安看見他進城次日墳上

來家大娘使我問他去他兩口子問家連銀子都拐的上東京去

了如今爹死了斷七過了大娘不放心使我來我尋船隻這來保

口中不言心內暗道這天殺原來連我也瞞了噯道路上定要賣

這一千兩銀子乾淨要起毛心正是人面咫尺心隔千里這來保

見西門慶已死也安心要和他一路把敬濟小夥兒引誘在馬頭

上各唱店中歌樓上飲酒敬濟不經事請表子領娶暗也船上設

了八百兩貨物卸在店家房內封記了一日鈔關上納了稅放船

過來在新河口起腳裝車往清河縣城裡來家中東廂房卸下自

從西門慶死了獅子街絲綿舖已開了對門段舖甘夥計崔本賣

了銀兩都交付明白各辭歸家去了去了房子也賣了止有門首

解當生藥舖敬濟與傅夥計開着原來這來保妻惠祥有個五歲

兒子名僧實兒韓道國老婆王六兒有個姪女兒四歲二人割衿

做了親家心中知道這來保交卸了貨物就一口把事

情都推了二千兩銀子來家又輕上送下一千月

銀子下到沒太師老爺府中誰人敢

到沒的招惹風子頭

上捷

道他

當日

死月

了外

月娘所

不看些分上兒來保

娘老子莫不護咱不成

此話只好在家對我說罷

這幾兩銀了罷更休題了

兒來月娘交陳敬濟兌銀講價錢主兒都不服掣銀出去了

敬濟

事又如來保便說姐夫你不知買賣甘苦俺在江湖上走的多曉

的行情寧可賣了悔不要悔了賣這貨來家得此價錢就勾了你

十分把弓兒洩滿進了主兒顯的不會的做生意我不是說大話

你年少不知事休我莫不肱膊兒往外撇不知賣了是一場事

那敬濟听了使生兒不管了不經事也不管了

濟經手交進月娘收了推貨出門月娘與了他二三十兩銀子

中盤纏他便故意兒昂上大意不收一路敘其強橫直令人為于

聲一哭高天莊上說道你老人家還收了死了爹你老人家死水

兒自家盤纏又與俺們做甚你收了去我決不要一日晚夕外邊

吃的醉上兒走進月娘房中搭伏着護炕說念月娘你老人家害

春少小沒了爹你自家守着這點孩子兒不害孤另麼月娘一聲

兒沒言語此處方知蕙蓮承寵一日東京翟管家寄書來知道西

門慶死了與致聘聽見韓道國說他家中四個彈唱出色女子

該多少價錢說了去兌銀子來要載到京中答應老太太月娘見

書慌了手脚叫將來保來計議與他去好不與他去好來保進入

非愛其才

第一奇書 八十一回

非伏后之所能
事保者乃權
報耳何可亂
此真為月報
愚受而又批不
何如

房中也不叫娘只叫你娘子人家不知事曹阿瞞不是過也作者持為千古有國有家病
與不與他去就惹下禍了這個都是過世老頭兒惹的吾不知作
事如阿恨恰似賣富一般但擺酒請人就叫家樂出去有個不傳
出去的何況韓夥計女兒又在府中答應老太上有箇不說的我
前日怎麼說來今果然有此勾當鑽出來你不與他上裁派府縣
差人坐名兒來要不怕你不雙手兒捧與他還是遲了難說四個
都與他不如今日胡亂打發兩個與他還做面皮這月娘沉吟半
晌孟玉樓房中蘭香與金蓮房中春梅都不好打發綉春又要看
哥兒不出門因問他房中玉簫與迎春情願要去所為妻兒趁迎
者非以此就差來保僱車輛裝載兩個女子往東京太師府中來
不料來保這斯在路上把這兩個女子都弄了來保之惡如此絕
婦刻骨動頭寫冷字也何日到東京會見韓道國夫婦把前後

事都說了韓道國謝來保道若不是親家看顧我在家阻住我雖
然不怕他也未免多一番唇舌翟謙看見迎春玉簫兩個都生的
好模樣兒一個會爭一個會紆子都不上十七八歲進入府中伏
侍老太上賞出兩錠元寶來向不分出一分這來保還克了一錠
到家只拿出一錠元寶來與月娘還將言語恐嚇月娘說若不是
我去還不得他這錠元寶家來你還不知韓夥計兩口兒在那
府中好不受用富貴獨自住着一所宅子呼奴使婢坐五行三翟
管家以老爹呼之他家女孩兒韓愛姐日逐上去答應老太上寸
步不離要一奉十揀口兒吃用換套衣服如今又會寫又會算福
至心靈出落得好長大身材姿容美貌前日出來見我打扮得如

瓊林王樹一般百伶百俐一口一声叫我保叔如今咱家這兩個

家樂到那里還在他手里討針線哩世情固說畢月娘還甚是知

感他不盡一語便孤兒寡婦淚已盈把衣打發他酒饌吃了與他銀子又不受拏

了一疋段子與他妻惠祥做衣服穿不在話下這來保一日同他

妻弟劉倉出往臨清馬頭上將封寄店內布貨盡行賣了八百兩

銀子暗買下一所房子就在劉倉右邊門首就開雜貨舖兒他便

日逐隨倚祀會茶他老婆惠祥要便對月娘說假推往娘家去到

房子裡從新換了頭面衣服珠子箍兒插金戴銀從新二字大是苦事往王

六兒娘家王母猪家扳親家人情坐轎看他家女兒去來到房

子裡依舊換了慘澹衣裳總往西門慶家中來只瞞過月娘一人

不知來保這斯當時吃醉了來月娘房中朝話調戲兩番次不

是月娘為人正大也被他鑽心的心邪上了道兒又有一般小厮

媳婦在月娘跟前說他媳婦子在外與王母猪作親家插金戴銀

行三坐五潘金蓮也對月娘說了幾次月娘不信惠祥所見此言

在廚房中罵大罵小方知怒罵文字之妙來保便裝胖學蠢自己誇獎說眾

人你每只好在家裡說炕頭了上嘴罷了相我水皮子上顧瞻將

家中這許多銀子貨物來家自是苗青一流若不是我都吃韓夥計老牛

簪嘴拐了往東京去只呀的一声乾弄在水里也不响回思松下吃茶苗青

一篇是非正是割股的也不知燃香的也不知自古信人調丟了

瓢媳婦子惠祥一提醒惠祥愈知前怒罵便罵賊嚼舌根的淫婦說

從兩口子轉的錢大了在外行三坐五扳親老道出門問我姊那

里借的幾件首飾衣裳。比舊還說就說是偷落得主子銀子治的。要濟撮俺兩口子出門。也不打緊。俺每出去。料莫天也不着餓水鴉兒吃草。此日因自氣我洗淨着眼兒。看你這些淫婦。又才在西門家裡住着。月娘見他罵大罵小。弄絲頭兒。和人嚷鬧。上弔漢子。又兩番三次。無人處。在跟前無禮。心裡也氣得沒人腳處。只得交他兩口子搬離了家門。這來保就大刺匕。和他舅子開起個布舖來。發賣各色細布。不知夥計爲誰夥計日逐會親友。行人情。不知可到房簷底不在話下。正是

勢敗奴欺主

時衰鬼弄人

此回人云金蓮文字。不知乃過下一十八回文字之脈也。使不弄一得雙。何有春梅下文許多文字。使不有熱心冷面。何有下文。玉樓嚴州許多文字。是此回乃春梅別放之由。而玉樓結果之機也。與金蓮全不相干。下文乃正經金蓮收煞文字。

私僕以木香棚露香囊被綻。止爲一解着耳。不知已爲此回木香棚伏線。茶蘼架不過金蓮約人之地。不知又爲嚴州伏線。葡萄架本爲翡翠軒各分門戶。却又爲調壻得金蓮之金針。是此書大結穴。大照應處。

寓言群花圖。應以此作間架。但用筆入細。人不知耳。用兩詩

餘作勾挑用兩小唱寫淫情。又是一樣小巧章法。特用清脫之筆。以一洗從前之富麗也。

玉樓來時。在金蓮眼中。將簪子一描。玉樓將去。又將簪子在金蓮眼中一描。兩兩相映。妙絕章法。

寫弄一得雙。却必寫敬濟拏藥材。後文識破好情。必寫敬濟抱衣往外跑。總是注明西門持家不以禮。而堆藥放衣物於二婦人之樓上。爲失計。且又註明金瓶梅三人之在花園爲外室也。

陳敬濟者。敗莖之芰荷也。陳者舊也。殘也。敗也。敬莖之別音。濟莖之別音。蓋言芰荷之敗也。金蓮者荷花也。以敬濟而

敗則敬濟是因收金蓮而爲一人。非爲敬濟高也。則後文寫

之禍。不特自爲禍。以禍西門。卽少有迷之者。亦必至於敗殘。周季如殘荷敗莖而後已也。豈待其一已之蓮子無成。殘香零落于污泥者哉。至于陳洪。蓋言殘紅敬濟于此中脫胎。豈非敗莖之芰荷。陳莖莖乃蓮花之下梢。結果處。故金蓮獨與濟投。而蕙蓮亦必與敬濟相熱也。

上文安沈送紅白二梅花。又有紅梅花對白梅花之令。每一解。何必定寫兩樣梅花。以映春梅觀此。回春梅着得臉上一紅一白。方知前文之妙。蓋已寫一漏泄之春光于西門生前歡賞之時。惟天之禍福之几。當倚伏如此。不謂作者之筆。竟與化工等。噫。作者其知凡之人所謂神之謂也乎。

西門冷處止用金蓮在所院一撒溺已寫得十分滿足不必更看後文已令人不能再看真是異樣神妙之筆

第八十二回

陳敬濟弄一得雙

潘金蓮熱心冷面

詞曰

聞道雙啣鳳帶不妨單着鮫綃夜香知爲阿誰燒帳望水
沉烟裊雲鬢風前綠捲玉顏想處江湖莫交空負可憐
宵月下雙灣步俏

右調西江月

話說潘金蓮與陳敬濟自從在廂房裡得手之後此後單出手寫二字一氣寫來便兩個人都嘗着甜頭見日逐白日偷歡黃昏共暖

或有人跟前不得說話將心事寫了甚成紙條兒丟在地下你有

話傳與我上有語傳與你月娘一日四月天氣以上一總此下潘

金蓮將自己袖的一方銀絲汗巾兒又自汗巾落脉與王婆狗

着了一個紗香袋兒裏面裝一縷頭髮并些松柏兒封的停當要與

敬濟不想敬濟不在廂房內遂打窗眼內投進去後敬濟進房看

見彌封甚厚打開却是汗巾香袋兒紙上寫一詞名寄生草

將奴這銀絲帕并香囊寄與他此等童當初結下青絲髮松柏

兒要你常牽掛淚珠兒滴寫相思話夜深燈照的奴影兒孤休

負了夜深潛等茶藤架爲拾密地

敬濟見詞上約他在茶藤架下等候葡萄架立門戶以後此處又換出茶藤架夫葡萄架則夏

日正炎是蓮花
關珊春梅飄落前

花事
私會佳期隨即封了一把

湘妃竹金扇兒亦

同答他袖入花園去不想月娘正

在金蓮房中坐着這荷三不知走進角門就叫可意人在家不

在一語寫出許多日子的敬濟這金蓮聽見是他語音恐怕月娘

聽見決撒了連忙掀簾子走出來看着他擺手兒佯說我道是誰

原來是陳姐夫來尋大姐大姐剛纔在這裏和他每往花園亭子

上摘花兒去了一引却是這敬濟見有月娘在房裏就把物事暗

上遞與婦人袖了他就出去了月娘便問陳姐夫來做甚麼寫月

處直是二十分益自西門牙後一味滿心滿意施為全無防金蓮

閑家妾意與上西門東京去寫月娘緊守門戶正是反刺

道他來尋大姐我同他往花園中去了以此瞞過月娘少須月娘

起身回後邊去了金蓮向袖中取出拆開却是湘妃竹金扇兒一

把一遙對章法一語一種青蒲半溪流水寫着一首詞兒

紫竹白紗甚逍遙綠青蒲巧製成金錠銀錢十分妙人見堪

用着遮炎天少把風招有人處常七袖着無人處慢七輕搖休

教那俗人兒偷了不俗者

婦人看了其詞到于晚夕月上時早把春梅秋菊兩個丫頭打發

些酒與他吃關在那邊炕屋睡放入春梅不得頓一頓又春梅

人酒醉關在那邊見有相照知而不問是婦人心腹也然後自在

房中綠窓半啓綠燭高烧是夜等收拾床鋪衾枕薰香澡牝獨立

木香欄下專等敬濟來赴佳期西門大姐那夜恰好被月娘請去

後邊所王姑子宣卷去了月娘可殺始止有元宵兒在屋裡敬濟

梯已與了他一方手帕分付他看守房中我往你五娘那邊下棋

教濟金蓮

才着將心

要學去誠

易得之物

崔其夫也哉

倉漢忘心計

而快活

為自己好將

字要據其卷

婦人不論其

他若物有同

不知世上有一

等

等

等

等

等

去等大姑娘進來你快來叫我元宵兒應諾了敬濟得手走來花

園中只見花依月影參差掩映走到茶藤架下備前架與茶藤架對照作章法故前

有琴童下添一木香棚作連鐘章法又出一春梅也遠上望見婦人摘去冠兒亂挽烏雲悄

匕在木香棚下獨立這敬濟猛然從茶藤架下突出雙手把婦人

抱住把婦人唬了一跳說吓小短命猛可鑽出來唬了我一跳早

是我你接便將就罷了若是別人你也怎膽大攬起來敬濟吃得

半醺兒笑道我是攬了你錯攬了紅娘也是沒奈何原評謂此處插入春

梅子謂自酒酣春梅開在兩個手是相攬相抱攜手進入房中房

中熒煌上掌着燈燭桌上設着酒饌一面頂了角門並肩而坐飲

酒婦人便問你來大姐在那里敬濟道大姐後邊听宣卷去了我

分付下元宵兒有事來這里外說在重里下其說見前八卷

葉穿心桃花上臉一个嘴兒相親一个腮兒厮溫置了燈上床交

接有六娘子小詞可知全寫金蓮不是寫敬濟為証

八門來將如樓抱在懷奴把錦被兒伸開俏冤家頑的十分怪

嗔將奴脚兒抬脚兒抬揉亂了烏雲鬆警兒歪

兩人雲雨纏綿只聽得元宵叫門說大姑娘進房中來了這敬濟

慌的穿衣去了正是

狂蜂浪蝶日時見

飛入梨花無處尋

原來潘金蓮那邊三間樓上中間供養佛像兩邊稍間堆放生藥

香料題明見金蓮春兩個自此以後情沾肺腑意密如漆無日不

相會做一處一日也是合當有事潘金蓮早辰梳粧打扮走來樓

上觀音菩薩前燒香

總為西門進藥失計一描也

不想陳敬濟正拏鑰匙上樓

開庫房門拏藥材香料撞遇在一處這婦人且不燒香見樓上無

人兩個接抱着親嘴咂舌

西門有知夫復誰尤

一個叫親親五娘一個呼心

肝短命因說趁無人咱在這裡幹了罷一面解褪衣褲就在一張

春枕上雙鳥飛肩靈根半人不勝綢繆當初沒巧不成話兩個正

幹得好不防春梅正上樓來拿盒子取茶菓看見

盒者合也所為茶說合也

個湊手脚不迭都吃了一驚春梅恐怕羞了他連忙倒退回身子

所以肯吃酒在走下胡梯慌的敬濟穿小衣不迭婦人穿上裙子

忙叫春梅我的好姐你上來我和你說話那春梅於是走上樓

來金蓮道我的好姐你姐夫不是別人

姐也如夫恰好捏攏我今教你知

道了罷春梅固早俺兩個情字意合拆散不開你千萬休對人說

只放在你心裡春梅便說好姐說那知我道我也如你休對人說

幾年豈不知娘心腹肯對人說

然則金蓮反夢也也婦人道你若肯遮蓋俺

們趁你姐夫在這裡你也過來和你姐夫睡一睡我方信你

不肯只是不肯憐見俺每了那春梅把臉羞的一紅

白所謂紅白梅花也方知前文只得依他卸下湘裙解開褲帶仰在枕上反

不謬乃一眼觀此耳

春梅自解寫儘着這小夥兒受用有這等事正是明珠兩顆皆無

其素心如面儘得鑽有紅繡鞋為証

價可奈檀郎盡得鑽有紅繡鞋為証

假認做女婿親厚往來和丈母歪偷人情裡包藏鬼胡油明講

做兒女禮暗結下燕鶯儔他兩個見今有

不憤語言雖有後報難償此際之辜

當下儘着敬濟與春梅耍完大衆方纔走散自此以後潘金蓮便

與春梅打成一家

大開與這小夥兒暗約偷期非止一日只背着

更不對豈
反着面上
只一畫梅一
也別者都
以紅他白也
必如此固執

秋菊六月初一日潘姥七老病沒了有人來說吳月娘買一張插

桌三牲冥紙叫金蓮坐轎子往門外探喪祭祀去了一遭回來

次日六月初三日金蓮起來的早。在月娘房裡坐着說了半日話

出來走在大所院子裡。牆根下急了溺尿。正撩起裙子蹲踞溺尿

原來西門慶死了。沒人客來往。等間大所儀門只是閑閑不開。

敬濟在東廂房住。纏起來忽聽見有人在牆根溺的尿刷

上的響悄。七向窓眼裡張看。却不想是他。便道是那箇撒野在這

聖溺尿。撩起衣服看。濕了裙子。這婦人連忙繫上裙子走到窓

下問道。原來你在屋裡這。咱纏起來。好自在。大姐沒在房裡麼。敬

濟道。在後邊幾時出來。昨夜三更纏睡。大娘後邊拉着我听宜紅

你幾時在上房內听宜。卷來了。鬻說你昨日在孟三兒房裡吃飯

來。便伏一象却敬濟道。早是大姐看着俺。每都在上房內幾時在

他屋裡去。來說看這小夥兒。站在炕上。把那話弄的硬七的直豎

的一條棍。隔窓眼裡舒過來。婦人看見笑的要不的。如此寫來。二

落之甚。家中寂無人走。罵道。怪賊牢拉的短命。猛可舒出你老子

而月娘。醉夢頭倒。如面罵道。怪賊牢拉的短命。猛可舒出你老子

頭來。說了我。跳你。趁早好七抽進去。我好不好拿針刺與你一

下子。叫你忍痛哩。敬濟笑道。你老人家這回兒。又不待見他起來

寫其。你好友打發他。不好處去。也是你一點陰陽。婦人罵道。好

老怪。牢成久慣的。因根子一面向腰裡摸出面青銅小鏡兒來。放

在窓櫺上。假做勻臉照鏡。特照柱一面用朱唇吞呪。咂他那話吞

第一詩書 八十二回

此狗能說
比狗能說

呪咂的這小郎君一點靈犀灌頂滿身春意融心正咂在熱鬧處
忽聽的有人走的脚步兒響這婦人連忙摘下鏡子走過一邊做
濟便把那話縮回去了却不想是來安兒小厮走來說傳大郎前
邊請姐夫吃飯哩敬濟道叫你傳大郎且吃着我梳頭哩就來來
安兒回去了婦人便悄忙向敬濟說晚夕你休往那里去了在屋
裏我使春梅叫你好友等我有話和你說敬濟道謹依來命婦人
說畢回房去了敬濟梳洗畢往舖中自做買賣不題不一時天色
晚來那日月黑星密天氣十分炎熱婦人令春梅燒湯熱水要在
房中洗澡修剪足甲床上收拾衾枕赶了蚊子放下紗帳子小篆
內炷了香春梅便叫娘不如今日是頭伏你不要些鳳仙花染指
搗下蒜婦人附耳低言悄忙分付春梅你就廂房中請你姐夫晚
夕來我和他說話春梅去了這婦人在房中比及洗了香肌修了
足甲也有好一回只見春梅拔了幾顆鳳仙花來整叫秋菊搗了
半日婦人又與了他幾鍾酒吃打發他厨下先睡了婦人燈光下
染了十指春葱令春梅拿梭子放在天井內鋪着涼簟衾枕納涼
約有更闌時分但見朱戶無聲玉繩低轉牽牛織女二星隔在天
河兩岸又忽聞一陣花香幾點熒火婦人手拈絛扇伏枕而待春
梅把角門虛掩正是

待月西廂下

迎風戶半開

隔牆花影動

疑是玉人來

原來敬濟約定搖木樹花棒為號。處上寫花園是地部大開目就知他來了。婦人見花被搖影，知是他來，便在院內咳嗽接應。他推開門進來，兩個並肩而坐。婦人便問你來房中有誰。敬濟道：大姐姐今日沒出來，我已分付元宵兒在屋裡有事先來叫我。因問秋菊睡了，婦人道已睡熟了。說畢，相樓相抱，二人就在院內樓上，赤身露體席上交歡，不勝繾綣。但見：

情興兩和諧，樓定香肩臉搨腮。手捻香乳綿似軟，寔奇哉。掀起脚兒脫繡鞋，玉体着郎懷。舌送丁香口，便開倒鳳顛。寫雲雨罷，

嗚多才明朝千萬早些來。

兩用小唱寫之又是章法

兩個雲雨畢，婦人掣出五兩碎銀子來，遞與敬濟，說門外你潘姥

見出門這五兩銀子交與你。明日央你蚤去門外發送，送你潘姥。上打發拍錢看，上入下土內。你來家就同我去一般。敬濟專用

這敬濟一手接了銀子，說這個不打緊。我明日絕早就出門幹畢

事，來回你老人家說畢，恐大姐進房，老早歸廂房中去了。一宿晚

景休題。到次日到飯時，就來家。金蓮纔起來，在房中梳頭。敬濟走

來，回話就門外昭化寺裡拿了兩枝茉莉花兒來，婦人戴。又與後

映一婦人問：棺材下了葬了。敬濟道：我管何事，不打發他老人家

黃金入了櫃。我敢來回話，還剩了一兩六七錢銀子，交付與你妹

子收了。盤纏度日，千恩萬謝。上上敬你。婦人聽見他娘入土落

下，汨來。直照照便叫春梅把花兒浸在盞內，看茶來與你姐夫吃

不一時兩盒兒蒸酥四碟小菜打發敬濟吃了茶往前邊去了。縣
是越發與這小夥兒日親日近。一日七月天氣，婦人早晨約下他，
你今日休往那里去。在房中等着我往你房裡和你耍耍。忽這
敬濟答應了，不料那日被崔本請了他和幾個朋友往門外耍了
去了一日，吃的大醉來家，倒在床上就睡着了。不知天高地下黃
昏時分，金蓮驀地到他房中，見他挺在床上，推也推不醒，就知他
在那里吃了酒來，可霎作怪。不想婦人摸他袖子里，弔下一根金
頭蓮，辨簪兒來，上面綴着兩溜字兒：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
杏花天。迎曉一看，認的是孟玉樓簪字。不謂此簪又作此一篇文字金針奇絕怎生
落在他袖中？想必他也和玉樓有些首尾。不然他的簪子如何他
袖着？怪道這短命幾次在我面上，無情無緒，我若不留幾个字兒
與他，只說我沒來等。我寫四句詩在壁上，俟他知進行。見了，慢
追問他下落，于是取筆在壁上寫了四句詩曰：

獨步西齋睡未醒

空勞神女下巫雲

裴王自是無情緒

辜負朝朝暮暮情

恨其才

寫畢，婦人回房中去了。却說敬濟一覺酒醒起來，房中掌上燈，因
想起今日婦人來相會，我却醉了，回頭見壁上寫了四句詩在壁
上，墨跡猶新，念了一遍，就知他來到空回去了。心中懊悔不已，這
咱已起更時分，大姐元宵兒都在後邊未出來。我若往他那邊去，
角門又關了，走不穩花下，搖花枝為號，不聽見裡面動靜，不免蹀
着太湖石扒過粉牆去。那婦人見他有酒醉了，挺覺大恨，歸房悶
悶在心，就渾衣上床搥睡。不料半夜他扒過牆來，見院內無人，見

了。裏都睡了。悄上躡足潛踪走到房門首。見門虛掩。就挨身進入。窓間月色照見床上婦人。獨自朝裡搔着。低聲叫可意人。數聲不應。說道你休怪我。今日崔大哥衆朋友邀了我往門外五里原往上射箭。西門固在此要子了一日。來家就醉了。不知你到有負你之約。恕罪恕罪。那婦人也不理他。敬濟見他。不理。慌了一面跪在地下。說了一遍。又重複一遍。被婦人反手望臉上搥了一下。罵道賊牢拉負心短命。還不悄上。了頭所見是說了又說者。却我知道你。有個人把我不放到心上。你今日端的那去來。敬濟道我本被崔大哥拉了門外射箭去。灌醉了。來又睡着了。失候你約。你休惱我。看見你留詩在壁上。就知惱了你。婦人道怪搗鬼牢拉的。別要說。不過你今日便是崔本叫了。你吃酒醉了。來家你倒子裡這根簪子。那是那里的。敬濟道是那日花園中拾的。與琴童今兩三日了。婦人道你還合神搗鬼。是那花園裡拾的。你再拾一根來。我纔信你。這簪子是孟玉兒那麻淫婦的頭上簪子。此句又爲我認的千真萬真。上面還鈐着他名字。又與西門頭上帶去金蓮家時一照你還哄我。噴道前日我不在。他叫你房裡吃飯。原來你和他七個八個。我問你還不肯認。你不和他兩個有首尾。他的簪子緣何到你手裡。原來把我都透露與他。怪道他前日見了我笑。原來有裡的話在裡頭。有事人。自今以後。你是你。我是我。蔡豆皮兒請退了。敬濟聽了。急急的賭神發咒。繼之以哭道。我敬濟若與他有一字絲麻皂線。靈的是東岳城隍。活不到三十氣。生來碗大疔瘡。害三五年黃病。要

湯不湯要水不水此子虛那婦人終是不信說道你這賊才料說
來的牙疼誓虧你口內不害疼兩個絮聒子一回見夜染了不免
解卸衣衫挨身上床倘下那婦人把身子扭過側背着他使個性
兒不理他由着他姐七長姐七短只是反手望臉上搗過去說的
敬濟氣也不敢出一口兒來索性放乾霍亂了一夜將天明敬濟
恐怕了頭起身依舊越牆而過往前邊廂房中去了正是

三光有影遺誰繫

萬事無相只自生

秋菊與金蓮何仇但類各不同互相怨恨且然而下去秋來
池蓮褪粉離菊綻金自是不得不然之時勢又一星中蓮梅
菊備三時而添一陳敬濟之敗荷則秋深時候故應讓秋菊
說話

此回方是結果金蓮之樣子却用一縱一擒又一縱又一擒
作章法

寫月娘上孟蘭會又早為岳廟燒香作襯以及敬濟推宣卷
而作弊總為月娘醜絕且明明書其罪案也

春梅寄柬固寫金蓮亦寫春梅益弄一得幾後不一補寫春
梅則後日何以聯屬假弟妹之情而前一回方寫熱心冷面

又不便卽暢言春梅須用此同一補文字如下場鼓一陣急
一陣逼金蓮下場却又不得不故爲迂緩其調以爲春梅地
也作者苦心作文之難如此

第八十三回

秋菊含恨泄幽情

春梅寄柬諧佳會

詩曰

如此鍾情古所稀

吁嗟好事到頭非

汪汪兩眼西風淚

猶向陽臺作兩飛

月有陰晴與圓缺

人有悲歡與會別

擁爐細語鬼神知

空把佳期爲君說

說金蓮見陳敬濟天明越牆過去了心中又復想

孟蘭會箱庫去

寫月娘自西門外後只是

金蓮衆人都送月娘到

大門首回來孟王樓孫雪娥大姐都往後邊去了獨金蓮落後走

到前廳儀門首撞遇敬濟正在李瓶兒那邊樓上尋了解當庫衣

物抱出來

凡會處必如此寫

金蓮叫住便向他說昨日我說了

幾句你如何使性兒今早就跳出來了莫不真個和我罷了

妙是

心敬濟道你老人家還說哩一夜誰睡着來險些兒一夜不曾把

我麻犯死了你看把我臉上肉也搗的去了婦人罵道賊短命既

不與他有首尾賊人胆兒虛你平白走怎的

反如此說

敬濟道天

將明了不走來不教人看見了

便過人

誰與他有甚麼事來金蓮

道既無此事你今晚再來我慢慢問你敬濟道吃你麻犯了一

天理
潘行
景彼
意書
性飲

夜誰合眼兒來等我白日裏睡一覺兒去婦人道你不去和你算帳是悔語亦語畢婦人回房去了敬濟拿衣服往舖子裏來做了一回買賣歸到廂房搥在床上睡了一覺盼望天色晚來要往金蓮那邊去不想到黃昏時分天色一陣陰黑來窓外簌簌下起雨來如此正是

蕭蕭庭院黃昏雨

點點芭蕉不住聲

此字那山東語

這敬濟見那雨下得緊說道好個不做美的天地甫能教我對証話去今日不想又下起雨來好悶倦人也于是長等短等那雨不住簌簌直下到初更時分下的房簷上流水這小郎君等不的雨住披着一條茜紅毡子臥單在身上那時吳月娘來家大姐與元

甫能
用字
地

鍾酒同他在炕房裏先睡了以此把各門虛掩這敬濟誰開角門便挨身而入進到婦人臥房見紗窓半啟銀燭高烧桌上酒果已陳金尊滿泛兩個並肩疊股而坐婦人便問你既不會與孟三兒釣搭這簪子怎得到你手裡敬濟道本是我昨日在花園茶蘼架下拾得若哄你便促死促滅茶蘼架在几次在家婦人道既無此事還把這根簪子與你鬪頭我不要你的只要把我與你的簪子香囊帕兒物件放好着少了我一件兒我與你若話兩個吃酒下棋到一更方上床安寢顛覆倒鳳整狂了半夜婦人昔日把西門慶枕邊風月一旦盡付與情郎身上却說秋菊在那邊屋裡忽聽見這邊房裡恰似有男子聲音說話更不知是那個到天明鷄叫

時分秋菊起來溺尿忽聽那邊房內開的門响朦朧月色兩尚未
止打窓眼看見一人披着紅臥單從房中出去了恰似陳姐夫一
般原來夜夜和我娘睡秋菊此時方知然則前在炕上我娘自來
會撒清乾淨暗裏養着女婿怨之次曰逕走到後邊廚房裡
就如此這般對小王說不想小王和春梅好月娘兩婢皆爲他人
又告訴春梅說秋菊說你娘養着陳姐夫昨日在房裏睡了一
夜今早出去了大姑娘和元霄又沒在前邊睡這春梅歸房一五
一十對婦人說娘不打與這奴才幾下叫他驢口張舌葬送主子
金蓮聽了大怒就叫秋菊到面前跪着罵道叫你煎煎粥兒就把
鍋來打破了你敢屁股大吊了心也怎的我這幾日沒曾打你這
幾下兒只好與他搗癢兒羅了旋刺了叫將小厮來拿大板子儘
力砍與他二三十板看他怕不怕湯他這幾下兒打永不暈的只
像鬪猴兒一般他好小胆兒你想他怕也怎的做奴才裏言不出
外言不人都似你這般好養出家生消兒來了春梅自秋菊道誰
說甚麼來婦人道還說嘴哩賊破家害主的奴才還說甚麼幾聲
罵的秋菊往廚下去了正是

蚊虫遭扇打

只爲嘴傷人

一日八月中秋時分金蓮夜間暗約敬濟賞月飲酒和春梅同下
簾棋兒晚夕貪睡失曉至茶時前後還未起來頗露圭角不想被
秋菊睨到眼裏連忙走到後邊上房對月娘說不想月娘纔梳頭

小玉正在上房門首站立秋菊拉過他一邊告他說陳姐夫如此這般昨日又在我娘房裡歇了一夜如今還未起來哩前日爲我告你說打了我一頓今日真實看見我原不賴他請奶奶快去睡去小玉罵道張眼露睛奴才又來發送主子俺奶奶梳頭哩還不快走哩月娘便問他說甚麼小玉不能隱諱只說五娘使秋菊來請奶奶說話更不說出別的事這月娘梳了頭輕移連步驀然來到前邊金蓮房門首西門一死如金蓮春梅豈可使之居於僕門外乎早被春梅看見慌的先進來報與金蓮金蓮與敬濟兩個還在被窩內未起聽見月娘到兩個都吃了一驚慌做手脚不迭連忙藏敬濟在床身子上用一床錦被遮蓋的沿沿的叫春梅放小桌兒在床上拏過珠花

門只道你休甚原來在屋裏窮劫在哩

且是穿的好正面芝蔴中間隔子眼方勝兒周圍蜂趕菊剛剛湊着同心結且是好看明日你也替我穿條繩兒戴婦人見月娘說好話見那心頭小鹿兒總不跳了一面令春梅倒茶來與大娘吃少頃月娘吃了茶坐了回去了說六姐快梳了頭後邊坐金蓮道曉得打發月娘出來連忙攬敬濟出港往前邊去了春梅與婦人整理兩把汗婦人說你大娘等閒無事再不來今日大清早辰來做甚麼春梅道左右是咱家這奴才嚙舌來不一時只見小玉走來如此這般秋菊後邊說去說姐夫在這屋裏明睡到夜夜睡到明被我罵喝了他兩聲他還不動俺奶奶問我沒的說只說五娘請奶奶說話方纔來了你老人家只放在心裏大人不見

小人之過只隄防着這奴才就是了。不知正是奴才防主子看官聽說雖是月娘不信秋菊說話只恐金蓮少女嫩婦沒了漢子日久一時心那着了道兒恐傳出去被外人唇舌又以愛女之故不叫大姐遠出門把李嬌兒廂房挪與大姐住叫他兩口兒搬進後邊儀門裏來。月娘總是失計夫何以撒女兒進來何不搬金蓮進來一天之事畢矣即無敬濟月娘豈不知向日琴童之事乎作者罪月娘總是遇着傳夥計家去方叫敬濟輪番在舖子裏上宿取衣服藥材俱同玳安兒出入各處門戶都上了鎖鑰丫環婦女無事不許往外邊去凡事都嚴緊這潘金蓮與敬濟兩個熱突突恩情都阻了。問阻一大正是世間好事多間阻就裏風光不久長有詩爲証

幾向天台訪玉真

三回不見海沉沉

庚申一日深夜如海

從此蕭郎是路人

潘金蓮自被秋菊泄露之後與敬濟約一個多月不曾相會金蓮每日難挨怎禁綉幃孤冷畫閣淒涼未免害些木邊之目田下之心脂粉懶勻茶飯頓減帶圍寬褪懶懶瘦損每日只是思睡扶頭不起。所謂相思如此寫去春梅道娘你這等虛想也無用昨日大娘留下兩個姑子我聽見說今晚要宣卷。月娘之罪不言自見後邊關的儀門早晚夕我推往前邊馬房內取草裝枕頭等我到舖子裡叫他去我好反叫了姐夫和娘會一面娘心下如何婦人道我的好姐姐你若肯可憐見叫得他來我恩有重報決不有忘春梅道娘說的是那里話你和我是一個人爹又沒了你明日往前進後我情愿跟娘去咱兩個還在一處婦人道你有此心可知好哩到于晚夕婦人先在後邊月娘前假托心中不自在用了個金蟬脫殼歸到前邊月

娘後邊儀門老早關了，丫鬟婦女都放出來要聽尼僧宣卷。

可殺月娘

到底金蓮央及春梅說道：「好姐姐，你快些請他去罷。」春梅道：「等我

先把秋菊那奴才與他幾鍾酒灌醉了，倒扣他在廚房內，我方好

去。于是篩了兩大碗酒，打發秋菊吃了，扣他在廚房內，拿了個筐

兒走到前邊，先撮了一筐草，就悄悄到印子鋪門首，低聲叫門。正

直傳夥計不在舖中，往家去了。獨有敬濟在炕上終怪下，忽見有

人叫門，聲音像是春梅，連忙開門，見是他滿面笑道：「果然是小大

姐，没人請裏面坐。」春梅進入房內，便問小廝門在那里。

金蓮却帶了幾氣春

梅却有敬濟道：「玳安和平安都在那邊生藥舖中睡哩。獨我一個

在此受孤恤，挨冷淡。」春梅道：「俺娘多上覆你，說你好人兒。這幾日

就門邊兒也不住俺那屋裏，走進去說你另有了門戶，生頭兒了。

不務學俺娘見何了，又伏廣州做道說那裏請自來那日看了。

說驚散了。又見大娘臨門墜戶，所以不敢走動。春梅道：「俺娘為你

這幾日心中好生不快，逐日無心無緒，茶飯懶吃，做事没人脚處

今日大娘留他後邊聽宣卷，也沒去就來了一心，只是牽掛想你

巴巴使我來，好反叫你快去哩。」敬濟道：「多感你娘兒們厚情，何以

報答你？」畧先走一步兒，我收拾了，隨後就去。」一面開廚門，取出一

方白綾汗巾，一副銀三事挑牙兒，與他就和春梅兩個樓抱按在

炕上，且親嘴咽舌，不勝歡譁。正是

未嘗女人者可

無緣會得鸞鴛面

且把紅娘去解饒

兩個戲了一回，春梅先拿着草歸到房來，一五一十對婦人說。姐夫我，叫了他便來也，見我去，好不喜歡。又與了我一方汗巾，一副

銀挑牙兒婦人便叫春梅你在外邊看着只怕他來原來那日正

直九月十二三月色正明陳敬濟旋到那邊生藥舖叫過平安兒

來這邊來他只推月娘叫他聽宣卷徑往後邊去了其月娘可殺何

娘不堪一筆不放鬆也因前邊花園門關了打後邊角門走入金蓮那邊搖

木槿花為號春梅連忙接應同入房中婦人迎門接着笑罵道賊

短命好人兒就不進來走走兒敬濟道我巴不得要來哩只怕弄

出是非來帶累你老人家不好意思說着二人携手進房坐下春

梅關上角門房中放桌兒擺上酒餚婦人和敬濟並肩疊股而坐

春梅打橫把酒來斟穿杯換盞倚翠偎紅吃了一回吃的酒濃上

來婦人嬌眼拖斜烏雲半鬆是乾渴取出西門慶淫器包兒裏面

脫的上下沒條絲又拿出登意二十四解本兒放在膝下有兒

照着樣兒行事方是西門婦人便叫春梅你在後邊推着你姐夫

只怕他身子乏了那春梅真個在身後推送如此寫春梅至淫極

些身敬濟那話插入婦人乳中往來抽送十分暢美不可盡言不

想秋菊在後邊厨下睡到半夜裏起來淨手見房門倒叩着推不

開于是伸手出來按開烏吊兒大月亮地裡躡足潛踪走到前房

窓下打窓眼裏望裏張看見房中掌着明晃晃燈燭三個人吃的

大醉都光赤着身子正做得好兩個一往一來春梅又在後邊推

送三人出作一處但見

一個不顧夫主名分一個那管上下尊卑一個倚上逞兩意雲

情一個耳畔說山盟海誓一個寡婦房內翻爲快活道場一個丈母跟前變作汙淫世界一個把西門慶枕邊風月盡付與嬌嬌一個將韓壽偷香手段悉送與情娘正是寫成今世不休書結下來生歡喜帶

秋菊看到眼裏口中不說心中暗道他們還在人前撇清要打我今日却眞實被我看見了到明日對六娘說莫非又說騙嘴張舌賴他不成于是瞧了個不亦樂乎依舊走往廚房中睡去了三個整狂到三更時分纔睡春梅未會天明先起來走到廚房見廚房門開了便問秋菊秋菊道你還說哩我尿急了往那里溺我拔開鳥弔出來院子里溺尿來春梅道成精奴才屋裏放着馬子溺不是秋菊道我不知有馬子在屋裏兩個後邊貼桌敬齊天明起來

雙手劈開生死路

翻身跳出是非門

那婦人便問春梅後邊亂甚麼這春梅如此這般告說秋菊夜裡開門一節婦人發恨要打秋菊這秋菊早晨又走來後邊報與月娘知道被月娘喝了一聲罵道賊弄主子的奴才前日平空走來輕事重報說他主子窩藏陳姐夫在房裏明睡到夜夜睡到明叫了我他主子正在床上放炕桌兒穿珠花兒那有陳姐夫來落後陳如夫打前邊來恁一個弄主子的奴才一個大人放在屋裏端的是糖人兒不拘那里安放了一個砂子那里發落莫不放任眼裏不成傳出來知道的是你這奴才葬送主子不知道的只說西門慶平日要的人強多了人死了多少時兒老婆們一個上

不能自
況不知道

大娘兄這
以夫夫之
以打死

都弄的七顛八倒恰似我的這孩子也有些甚根兒不正一般月
得意語總是囑于是要打秋菊說得秋菊往前邊疾走如飛再不
敢來後邊說了婦人聽見月娘喝出秋菊不信其事心中越發放
大胆了西門大姐聽見此言背地裡審問敬濟敬濟道你信那汗
邪了的奴才我昨日見在舖裏上宿幾時往花園那邊去來花園
門成日開着大姐罵道賊因根子你別要說嘴你若風吹草動
到我耳朵內惹娘說我你就信信脫脫去了再也休想在這屋裡
了必寫大姐文字敬濟道是非終日有不聽自然無大娘眼見不
信他肆矣大姐道得你這般說就好了正是

誰料郎心輕似絮

那知妾意亂如絲

第八十四回

此回乃大書月娘之罪以爲一百回結文之定案也以爲以
前凡寫月娘之罪案結穴也夫凡寫月娘偏寵金蓮利瓶兒
墻頭之財夜香之權詐掃雪之趨承處處引誘敬濟全不防
閑金蓮置花園中金瓶梅于度外一若別室之人隨處好險
引娼妓爲女而冷落大姐賣富貴而攀親宣卷念經吃符藥
而求子瓶兒一死卽據其財金蓮合氣挾制其夫種種罪惡
不可勝數而總不如此回之罪爲深切註明又駕出於諸婦
人之上者也何則夫寡婦遠行燒香之罪已屬萬死無辭乃
以孝哥兒交與如意看養夫西門氏無一人矣此三尺之孤
乃西門家祖宗源遠流長傳之于今日者也西門在日且當

珍之保養之不可一日離其側況其死後乎況有金蓮在側
官哥之前車可鑑痴兒之言不猶在耳乎乃一旦遠行燒香
夫燒香非必不可辭之事且爲必不可行之事以致太歲起
釁伯才招災苟有人心當不爲此況乎救濟現在家中卽無
秋菊之言猶當早計及此矧秋菊言之屢屢已又親移大姐
進儀門內而又令玳安平安等監其取藥與當物今忽遠行
乃反去其監守以隨已夫大姐在儀門裏生則敬濟回在內
廂房以論嬌兒玉樓等婦人則混雜不便使其在舖上宿則
花園內之金鎖鑰誰收乎以論金蓮春梅則尤不便況乎玳
安來安皆隨去其餘俱在貯許多金粉于園庭列無數婦居
于後院一旦遠行燒香且自己又爲未亡之人乃遠奔走于

數百里之外以禮論之卽有夫之婦往鄰左之凡補僧言亦
非婦人所宜乃岳廟燒香噫月娘之罪至此極矣此書中之
惡婦人無過金蓮乃金蓮不過自棄其身以及其婢耳未有
如月娘之上僥其祖宗絕祀下及其子使之列于異端入于
空門兼及其身幾乎不保以遺其夫羞且誨盜誨淫於諸妾
而雪洞一言以其子百年之宗祀爲一夕之喜捨布施尤爲
百割不足以贖其罪也況乎玉簫私人而不知小王私人而
又不知以及後來旺被逐之奴而復引入室以致有雪娥之
走因竊玉之婚以致平安之逃吳典恩之醜一百回中無一
可恕之事故作者特用寫後文春梅數折以醜之也其不之
之處真勝于殺之割之也故曰此書中月娘爲第一惡人罪

人予生生世世不願見此等男女也。然而其惡處總是一個不知禮。夫不知禮則其志氣日趨于好險陰毒矣。則其行為必不能防微杜漸。循規蹈矩矣。然則不知禮豈婦人之罪也哉。西門慶不能齊家之罪也。總之寫金蓮之惡。蓋彰西門之惡。寫月娘之無禮。蓋罪西門之不讀書也。純是陽秋之筆。

第八十四回

吳月娘大鬧碧霞宮

普靜師化緣雪洞洞

詩曰

一自當年折鳳凰

至今情緒幾惶惶

蓋棺不作橫金婦

人地還從折桂郎

影事集卷之四

高唐夢裏新愁

其若
禮如
其若
禮如

話說一日吳月娘請將吳大舅來商議。要往泰安州頂上與娘娘進香。因西門慶病重之時許的願心。不知作者必欲寫月娘至吳大舅道。既要夫須是我同了你去。一面備辦香燭紙馬祭品之物。玳安來安兒跟隨。顧了三個頭口。月娘便坐一乘暖轎。分付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西門大姐。好生看家。歷敘眾人月娘出同姊妹。如意兒。衆了頭。好生看孝哥兒。又點孝哥月娘出。後邊儀門無事。早早關了。休要出外邊去。又分付陳敬濟。休要那去。同傳夥計大。門首看顧。我約莫到月盡。就來家了。十五日早辰。燒紙遙信。晚夕。辭了西門慶。靈與衆姊妹。置酒作別。把房門各廂房門。鑰匙交付與小玉拿着。又點房門庫門月。娘之罪又何如。次日早五更起身。離了家門一行。

人奔大路而去。那秋深時分，天寒日短，一日行兩程，六七十里之地，未到黃昏，投客店村房安歇。行路如此月娘之罪何如次日再行，一路上秋雲淡淡，寒雁淒淒，樹木凋落，景物荒涼，不勝悲愴。話休饒舌，一路無詞，行了數日，到了泰安州，望見泰山，端的是天下第一名山。根盤地脚，直接天心。一篇里岳賦居齊魯之邦，有巖巖之氣象。吳大勇見天晚，投在客店歇宿。一宵次日早起，上山望岱岳廟，來那岱岳廟就在山前，乃累朝祀典，歷代封禪，爲第一廟貌也。但見

廟居岱岳山鎮，乾坤爲山岳之至尊，乃萬福之領，細山頭倚檻直望，弱水蓬萊，絕頂攀松，都是濃雲薄霧，樓臺森聳，金烏展翅飛來，殿宇移層，玉兔騰身，走到雕梁画棟，碧瓦朱楹，鳳屏曉隔曉黃紗，龜背經簾垂，錦帶遙觀聖像，九龍舞舜日，堯眉近觀神顏，衣龍袍，湯肩，禹背，御香不散，天龍飛馬，報丹書，彩鳳鳴。

幼望風，那護龍嘉寧殿祥雲香霽，正陽門瑞氣盤旋，正是萬民朝拜碧霞宮，四海皈依神聖帝。

吳大舅領月娘到了岱岳廟，正殿上進了香。先寫廟中瞻拜了聖像，廟祝道士在傍宣念了又書，然後兩廊燒化了紙錢，吃了些齋素食。

然後領月娘上頂。再寫上山登四十九盤，攀藤攬葛，上去娘娘金殿在半空中，雲烟深處約四五十里，風雲雷雨都望下觀看。奇句又是

賦月娘眾人從辰牌時分，岱岳廟起身登盤上頂，至申時已後，方到娘娘金殿上，朱紅牌扁金書碧霞宮三字。是自下望來者進入宮內，瞻

禮娘娘金身，怎生模樣，但見

頭縮九龍飛鳳髻，身穿金縷絳綃衣，藍田玉帶曳長裾，白玉圭

璋藥衫袖臉如蓮萼天然眉目映雲鬟唇似金朱目在規模端
雪體猶望母宴瑤池却似嫦娥離月殿正大仙容描不就加威
嚴形像面難成

月娘瞻拜了娘娘仙容香案邊立著一個廟祝道士約四十年紀

生得五短身材三留髭鬚明眸皓齒四字寫盡廟祝頭戴簪冠身披絳服

足穿雲履向前替月娘宣讀了還願文疏金爐內炷了香焚化了

紙馬金銀令小童收了祭供原來這廟祝道士也不是個守本分

的乃是前邊岳廟裡金住持的大徒弟即從岳廟引入姓石雙名伯才

才也不極是貪財好色之輩趨時攬事之徒這本地有一個殷太歲

姓殷雙名天錫乃是本州知州高廉的妻弟又與水滸常領許多

下務本的人或張弓挾彈率眾鷹犬在這上下二宮專一晚看四

方燒香婦女人不敢惹他如此這道士石伯才專一藏奸蓄詐

替他賺誘婦女到方丈在意姦淫取他歡喜一個又專因見月娘

生得姿容非俗戴着孝冠兒若非官戶娘子定是豪家閨眷又是

一位蒼白髭鬚老子跟隨兩個家童不免向前稽首收謝神福請

二位施主方丈一茶吳大舅便道不勞生受還要趕下山去伯才

道就是下山也還早哩直貫下半不一時請至方丈裏面糊的雪

白妙絕好正面放一張芝蔴花坐床妙絕好柳黃錦帳妙絕好香几上

供養一幅洞賓戲白牡丹圖画又妙絕好左右一聯對大書蒼兩袖

清風舞鶴一軒明月談經伯才問吳大舅上姓大舅道在下姓吳

這箇就是舍妹吳氏因爲天主來還香愿不當取擾上宮伯才道

既是令親俱延上坐他主位坐了便叫徒弟看茶原來他手下亦

有兩個徒弟一個叫郭守清一個叫郭守禮皆十六歲生的標緻頭上戴青緞道簪身穿清緞道服脚上涼鞋淨襪渾身香氣襲人又寫盡客至則通茶通水斟酒下菜到晚來背地便拿他解饌填飽不一時守清守禮安放桌兒就擺齊上來都是美口甜食蒸饌餅饊各樣菜蔬擺滿春臺每人送上甜水好茶吃了茶收下家伙去就擺上案酒大盤大碗餚饌都是雞鵝魚鴨上來用琥珀銀鑲盞滿泛金波吳月娘見酒來就要起身叫玳安近前用紅漆盤托出一疋大布二兩白金與石道士作致謝之禮吳大舅便說不當打攬上宮這些微禮致謝仙長不勞見賜酒食天色晚來如今還要趕下山去慌的石伯才致謝不已說小道不才娘娘福蔭在本山碧霞宮做個主事文書因方纔量不齊也回方丈不勝榮幸便用今聊備粗齋薄饌俾反勞見賜厚禮小道士不勝榮幸

有愧辭謝再三方令徒弟收下去一回留月娘吳大舅坐好反坐片時略飲三杯盡小道一點薄情而已吳大舅見款留懇切不得已和月娘坐下不一時熱下飯上來石道士分付徒弟這個酒不中吃另打開昨日徐知府老爹送的那一罈透瓶香荷花酒來請出是天錫與你吳老爹用不一時徒弟另用熱壺篩熱酒上來先滿斟一盃雙手遞與月娘請問月娘燒香月娘不肯接吳大舅道舍妹他天性不用酒伯才道老夫人一路風霜用之何害好反淺用些一面倒去半鍾遞上去與月娘接了又斟一盃遞與吳大舅說吳老爹你老人家試用此酒其味如何吳大舅飲了一口覺香料絕美其味深長說道此酒甚好伯才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此是青

此已受
極矣况
一樓尚以
未受被凡
作過仍告
我貞

人家須心
知禮家之
不混面
理多大
方此方女
乃出此意

州徐知府徐老爹送與小道的酒他老夫人小姐公子絕妙稱呼
脫年年來岱岳廟燒香建醮與小道相交極厚夫人小姐他小姐
衙內又寄名在娘娘位下見小道立心平淡慇懃香火一味至誠
甚是愛敬小道愛敬也當年這岱岳廟上下二官錢糧有一半
征收入庫近年多虧了我這恩主徐知府老爹題奏過也不征收
都全放常住用度侍奉娘娘香火餘者接待四方香客這里說話
下邊玳安平安跟從轎夫下邊自有坐處湯飯點心大盤大碗酒
肉都吃飽了吳大舅飲了幾杯見天晚要起身伯才道日色將落
晚了趕不下山去與下山還倘不棄在小道方丈權宿一宵不棄
妙甚然則不明早下山從容些吳大舅道爭奈有些小行李在店
內誠恐一時閒人羅皂伯才笑道這個何須罣意決無絲毫差池

婦人雖被
北尚不為恥
並不准他
進凡去非
深多哀哉

拿來本州夾打就叫他尋賊人下落步步是勢利有了徐知府方
此等一吳大舅聽了就坐化了伯才拿大鍾斟上酒來吳大舅見
酒利害便推醉更衣亦無奈矣遂往後邊閣上觀看隨喜去了總欲觀
這月娘中身子乏困便在床上側側兒這石伯才一面把房門搜
上外邊去了月娘方纔床上狂着忽聽裡面响噠了一聲床背上
紙門內跳出一個人來貴四嫂不在淡紅面貌三柳鬚約三十
年紀頭戴縐青巾身穿紫錦袴衫雙手抱住月娘說道小生殷天
錫乃高太守妻弟久聞娘子乃官宦宅眷天然國色思慕如渴今
既接英標乃三生有幸倘蒙見憐死生難忘也一面按着月娘在
床上求歡月娘說的慌做一團高聲大叫清平世界郎郎乾坤沒
第一奇書

此乃
人定
天

這了些光

事把良人妻室強攔在此做甚就要奪門而走被天錫抵死攔
擋不放便跪下說娘子禁聲此王婆炕上何如下顧小生懇求憐允那月
娘越高聲叫的緊了口口大叫救人平安玳安聽見是月娘聲音
慌慌張張走去後邊閣上叫大舅說大舅快去我娘在方丈和人
合口哩不知合這吳大舅慌的兩步做一步奔到方丈推門那里
推得開只見月娘高聲清平世界攔燒香婦女在此做甚麼這吳
大舅便叫姐姐休慌我來了一面拿石頭把門砸開那殷天錫見
有人來撇開手打床背後一溜烟走了原來這石道士床背後都
有出路吳大舅砸開方丈門問月娘道姐姐那厮玷污不曾月娘
道不曾玷污那厮打床背後走了吳大舅尋道士那石道士躲去
一邊只叫徒弟來支調大舅大怒喝令手下跟隨玳安來安兒把

道士門窗戶扇都打破了一面保月娘出離苦海上了轎子便

赶下山來約黃昏時分起身走了半夜方到山下客店內如此這
般告店小二說小二叫苦連聲說不合惹了殷太歲他是本州知

州相公妻弟有名殷太歲你便去了俺開店之家定遭他凌辱怎

晉子休吳大舅便多與他一兩店錢取了行李保定月娘轎子急

急奔走後面殷天錫氣不捨率領二三十閑漢各執腰刀短棍赶

下山來如此方好吳大舅一行人兩程做一程約四更時分赶到

一山凹裡遠遠樹木叢中有燈光走到跟前却是一座石洞裡面

有一老僧秉燭念經此路轉却吳大舅問老師我等頂上燒香

被強人所赶奔下山來天色昏黑迷踪失路至此敢問老師此處

是何地名從那條路回得清河縣去忽出清河縣三字為老僧道

第一行書 八十四回

者修行
十年不

原是善心生
告於猿猴
的猿猴返
以其靈聖

大理在乎人心
神聖不能稍
具人間者
世人不明
一己之私而
于神明如
哉

此是岱岳東峰這洞名喚雪澗洞貧僧就叫雪洞禪師法名普靜
雪能解諸花故也薛
瘦薛尼何如此名
在此修行二三十年你今遇我實乃有緣
直休往前去山下狼虫虎豹極多明日且行一直大道就是你清
河縣了吳大舅道只怕有人追趕老師把眼一觀說無妨那強人
趕至半山已回去了因問月娘姓氏吳大舅道此乃吳妹西門慶
之妻因為夫主來此進香得遇老師替救恩有重報不敢有忘于
是在洞內歇了一夜徹却道士來尋和尚然次日天不曉月娘拿
出一疋大布謝老師老師不受說貧僧只化你親生一子作個徒
弟近來化者只化一子你意下何如吳大舅道吾妹止生一子指望
承繼家業若有多餘就與老師作徒弟月娘道小兒還小今纔不
到一週歲兒如何來得老師道你只許下我如今不開你要過十
五年纔問你要哩月至幻化乃十五年還疾却妙月娘道
過十五年再作理會遂含糊許下老師非結十五年乃開一面作
辭老師竟奔清河縣大道而來正是

世上只有人心歹

萬物還教天養人

但教方寸無諸惡

狼虎叢中也立身

西門慶倒而金蓮日虧其挾住殷天錫。辱而月娘云虧其正經。乃作者特寫一樣筆墨。以醜月娘也。有一笑談云。一人夏月戴毡笠走而熱極。乃取其笠以作扇。而向人曰。不是戴了他來。豈不熱死。與此兩回文字一樣成趣。

世濟托薛嫂稍信。明言敗荷干雪中。而回想蓮開之意。寫出浩敗光景也。

夫寫春梅原爲炎涼翻案。故用特寫其不垂別淚。以爲雪中。人放聲一哭也。一部炎涼大書。而有一不垂別淚之人。宜乎爲炎涼之翻案者也。故後文極力寫其盈滿。總爲作者有此不肯垂下之淚。鬱結胸中故耳。曰玉樓亦不受炎涼所拘之。

人也奈何獨寫春梅不知玉樓之身分又高春梅一層不在
金瓶梅三人內算帳是作者自以安命待時守禮遠害一等
局面自喻蓋熱亦不能動他冷亦不能逼他也然則何以舍
酸此又玉樓睹瓶兒死人分其財而作自有韶華速迅之感
生不逢時之歎言我若死矣亦與瓶兒一樣是其知幾處是
其見破處故云因抱恙非有所思如金蓮之琵琶亦非若月
娘之滿肚經卷全變作一腔貪婪勢利故春梅不垂別淚玉
樓辭靈不哭一樣出門止覺春梅是一腔憤懣玉樓是深淺
自知故玉樓結至李衙內以一死知之而卽住而春梅必結
如許狼籍不堪是又作者示人見得人固不可矣涼我我亦
不可子十分得意時大揚眉吐氣也故舊家池館之遊春梅

第八十五回

吳月娘識破奸情

春梅姐不垂別淚

詞曰

情若連環終不解無端招引人怪真有好事又多磨成
又敗應難捱相冷眼誰揪採過來人語鎮日愁眉和歛黛闌
干倚遍無聊賴但願五湖明月在權寧耐終須還了鴛鴦
債春梅也

右詞

說話月娘取路來家不題單表金蓮在家和陳敬濟兩個就如鷄
兒趕蛋相似妙喻纏做一處一日金蓮眉黛低垂腰肢寬大終日懨
懨思睡茶飯懶嚥偏有此等事叫敬濟到房中說奴有件事告你說這

此所謂

是至理
清才子功

兩日眼皮兒懶待開腰肢兒漸漸大肚腹中按按跳茶飯兒怕待吃身子好生沉困有你爹在時我求薛姑子符藥衣胞那等安胎白沒見個踪影今日他沒了和你相交多少時兒便有了孩子若弄筆直與我從三月內洗身上今方六個月已有半肚身孕往常造化爭功時我挑磕人今日却輪到我頭上你休推睡裏夢裏趁你大娘未來家那里討貼墜胎的藥趁早打落了這胎氣不然弄出個怪物來我就尋了無常罷了再休想抬頭見人敬濟聽了便道咱家鋪中諸樣藥都有倒不知那幾樣見墜胎又沒方修合點明爲武大你放心不打緊那大街坊胡太醫他大小方脉婦人科都善治常在咱家看病等我問他那里贖取兩貼與你下胎便了婦人道好哥哥你上緊快去救奴之命這陳敬濟包了三錢銀子逕到胡太

醫家來胡太醫正在家出來相見聲聲認的敬濟是西門大官人女婿讓坐說一向稀面動問到舍有何見教敬濟道別無干瀆向袖中取出白金三星充藥資之禮敢求下胎良劑一二貼足見盛情胡太醫道天地之間以好生爲本人家十個九個只要安胎的藥你如何倒要打胎沒有敬濟見他掣肘又添了二錢藥資說你休管他各人家自有用處此婦子女生落不順情愿下胎這胡太醫接了銀子說道不打緊我與你一服紅花一掃光吃下去如人行五里其胎自落矣于是取了兩貼付與敬濟敬濟得了藥作餅胡太醫到家遞與婦人婦人到晚夕煎湯吃下去登時滿肚裡生疼睡在炕上教春梅按在肚上只情揉揣可正是氣血笑九泉報應固一絲不可霎作怪須臾坐淨桶把孩子打下來了只說身上來令秋

以爲並未
捕過則
榮矣

荊欖草紙倒在毛司裡次日拘坑的漢子挑出去一個白胖的孩
子兒常言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不消幾日家中大小都知金
蓮養女婿偷出私孩子來了且說吳月娘有日來家往回去了半
個月光景來時正直十月天氣家中大小接着如天上落下來的一
般月娘到家中先到天地佛前燒了香然後西門慶靈前拜罷
就對五樓眾姐妹把岳岳廟中的事從頭告訴一遍因大哭一場
亦有何辭合家大小都來參見了月娘見奶子抱孝哥兒到跟前
自知羞矣自母相會在一處即此一句月娘燒香之罪可勝言哉燒紙置酒管待吳大舅回家
晚夕眾姊妹與月娘接風俱不在話下到第二日月娘因路上風
霜跋涉着了辛苦又吃了驚怕身上疼痛沉困整不好了兩三日
燒香者那秋菊在家把金蓮敬濟兩人各的勾當聽的滿耳驚心
要告月娘說走到上房門首又被小玉攔着在廊上大耳刮子打
在他臉上罵道賊說舌的奴才趁早與我走俺奶奶遠路來家身
子不快活還未起來氣了他倒值了多的罵的秋菊忍氣吞聲暗
啗而退一頓亦是文字伏而後起之法一日也是合當有事敬濟進來尋衣裳婦
人又在他又在翫花樓上兩個做得好被秋菊走到後邊叫了月娘
來看說道奴婢兩番三次告大娘說不信娘不在兩個在家明睡
到夜夜睡到明偷出私孩子來與春梅兩個都打成一家今日雨
人又在樓上幹及事不是奴婢說謊娘快些瞧去月娘急忙走到
前邊兩人正幹得好還未下樓春梅在房中忽然看見連忙上樓
去說不好了大娘來了兩人慌了手脚沒處躲避敬濟只得拿衣
服下樓往外走被月娘撞見喝罵了幾句說小孩兒家沒記性有

要沒緊進來撞甚麼敬濟道舖子內人等着沒人尋衣裳月娘道
我那等分付你叫小廝進來取如何又進來寡婦房裡做甚麼沒
廉恥幾句罵得敬濟往外金命水命走投無命婦人羞的半日不
敢下來然後下來四字寫得千金之聲被月娘儘力數說了一頓說道六如
今後再休這般沒廉恥你我如今是寡婦此不得有漢子香噴噴
在家裡月娘疎失之罪正以此一句辨兒確兒有耳朶有要沒緊和這小廝纏
甚麼叫奴才們背地排說的碟死了常言道男兒沒性寸鉄無鋼
女人沒性懦如麻糖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你若
長俊正條肯叫奴才排說他在我跟前說了幾遍我不信今日親
眼看見說不的了大為秋菊吐氣我今日說過要你自家立志替漢子爭
氣像我進香去被強人逼勒若是不正氣自守來不到家了正是

蓮花口裡說一千個沒有只說我在樓上燒香陳姐夫去那邊

尋衣裳西門自失誰和他說甚話來當日月娘亂了一回歸後邊

去了月娘既無防備之先机又無處晚夕西門大姐在房內又罵

敬濟賊因恨子敢說又沒真贗實犯拿住你將前事一提及便使月

諸事大姐亦有風影亦未真贗實犯耳否則大姐豈不真未偶哉你還那等嘴巴巴的今日兩個

又在樓上做甚麼說不的了兩個弄的好碎兒只把我合在缸底

下一般那淫婦要了我漢了還在我面前拿話兒拴縛人毛司裡

磚兒又臭又硬又補月娘燒香金蓮在家恰似降伏着那個一般

他便羊角葱靠南牆老辣已定你還要在這裡雌飯吃敬濟罵道
淫婦你家收着我銀子我雌你家飯吃使性子往前邊來了自此

肉為業可
人

可問與金蓮被月娘數說羞的臉上一紅一白

蓮花口裡說一千個沒有只說我在樓上燒香陳姐夫去那邊

尋衣裳西門自失誰和他說甚話來當日月娘亂了一回歸後邊

去了月娘既無防備之先机又無處晚夕西門大姐在房內又罵

敬濟賊因恨子敢說又沒真贗實犯拿住你將前事一提及便使月

諸事大姐亦有風影亦未真贗實犯耳否則大姐豈不真未偶哉你還那等嘴巴巴的今日兩個

又在樓上做甚麼說不的了兩個弄的好碎兒只把我合在缸底

下一般那淫婦要了我漢了還在我面前拿話兒拴縛人毛司裡

磚兒又臭又硬又補月娘燒香金蓮在家恰似降伏着那個一般

他便羊角葱靠南牆老辣已定你還要在這裡雌飯吃敬濟罵道
淫婦你家收着我銀子我雌你家飯吃使性子往前邊來了自此

以後敬濟只在前邊無事不敢進入後邊來取東取西只是玳安平安兩個往樓上取去。取東取西西門設法既如彼月娘此日不爲之移出外廂依違樹堂又如此不壞事安每日飯食晌午還不拿出來把傅夥計餓的只拿錢街上盪麵吃了。如斯便正是龍鬬虎傷苦了小猊各處門戶日頭半天就關了絲是與金蓮兩個恩情又間阻了。又敬濟那邊陳宅的房子一向叫他舅舅張團練看守居住張團練草住在家閒住敬濟早晚往那里吃飯去月娘亦不追問兩個隔別約一月不得會面婦人獨在那邊捱一日似三秋過一宵如半夏怎禁這空房寂靜慾火如蒸要見他一面難上之難兩下音信不通這敬濟無門可入忽一日見薛嫂兒打門首過有心要托他寄一紙東兒與金蓮訴其間阻之事表此肺腑之情一日推門外討帳騎頭口逕到薛嫂家拴了驢子掀簾便問薛媽在家有他兒子薛叔媳婦兒金大姐抱孩子在炕上伴着人家賣的兩個使女聽見有人叫薛媽出來問是誰敬濟道是我問薛媽在家不在金大姐道姑夫請家來坐俺媽往人家兌了頭面討銀子去了有甚話說使人叫去連忙點茶與敬濟吃坐不多時只見薛嫂兒來了與敬濟道了萬福說姑夫那陣風兒吹來我家叫金大姐倒茶與姑夫吃金大姐道剛纔吃了茶了敬濟道無事不來如此這般我與五娘勾搭日久今被秋菊了頭截舌把俺兩個姻緣拆散六娘與大姐甚是疎淡我。大姐取死此我與六姐拆散不開二人離別日久音信不通欲稍寄數字進去與他無人得到內裡須臾及你如此這般通個消息向袖中取出一兩銀子來這些微禮權與薛媽買茶吃那薛嫂一聞其言怕

白看米春
蓮二人非
不可容活
此克多樣子
多且生

手打掌笑起來說道誰家女婿戲文母敬濟說得與金蓮勾搭何名分昭然所謂痴心做處人不堪聞世間那里有此事姑夫你實對我說端的你怎麼得手來總之怪敬濟道薛嫂禁聲且休取笑我有這柬帖封好在此好反明日替我送與他去薛嫂一手接了說你大娘從進香回來我這沒看他去兩當一節我去走走敬濟道我在那里討你信薛嫂道往舖子裡尋你回話說畢敬濟騎頭口來家次日薛嫂提着花箱兒先進西門慶家上房看月娘坐了一回又到孟玉樓房中然後綽到金蓮這邊月娘又金蓮正放桌兒吃粥春梅見婦人悶悶不樂說道娘你老人家也少要憂心是非有無隨人說去二人相對猶自說是非有無然則如今爹也沒了大娘他養出個使人伏罪無辭片言折獄真難也莫不也他也難管你我情地的事你把他心放開天楊了還有天大情哩人生在世且風流一日是一日是春梅於是篩上酒來遙一鍾與婦人說娘且吃一杯兒暖酒解解愁悶因見堵下雨隻犬兒交戀在一處醜說道畜生倘有如此之樂何況人而反不如此乎求為梅而不能矣正飲酒只見薛嫂兒來到與金蓮道個萬福又與春梅拜了拜笑道你娘兒們好受用因觀二大戀在一處又笑道你家好祥瑞盡罵你娘兒每看着怎不解悶婦人道那陣風兒今日刮你來怎的一向不來走走一面讓薛嫂坐薛嫂兒道我整日幹的不知甚麼只是不得閒大娘頂上進了香來也不會看的他剛纔好不怪我西房三娘也在跟前見三娘有留了我兩對翠花一對大翠圍髮好快性就稱了八錢銀子與我玉樓不惱薛嫂大是深心只是後邊雪姑娘從八月裡要了我兩

對線花兒該二錢銀子白不與我好慳吝的人

是對金蓮說的話

我對你

說怎的不見你老人家婦人道我這兩日身子有些不自在不會

出去走動春梅一面篩了一鍾酒遞與薛嫂兒薛嫂忙又道萬福

說我進門就吃酒婦人道你到明日養個好娃娃

與說王婆時悲哭自是不同

薛嫂兒道我養不的俺家兒子媳婦兒金大姐到新添了個娃兒

纔兩個月來又道你老人家沒了爹終日這般冷冷清清了

引婦人

道說不得有他在好了如今弄的俺娘兒們一折一磨的不瞞老

薛說如今俺家中人多舌頭多他大娘自從有了這孩兒把心腸

兒也改變了姊妹不似那咱親熱了

將向日月

這兩日一來我心

裏不自在二來因些閒話沒曾往那邊去

漸漸

春梅道都是俺房

裏秋霜這奴才大娘不在露空架了俺娘一篇是非把我也扯在

裡面好不亂哩

梅語

薛嫂道就是房裡使的那大姐他怎的倒弄

主子自古穿青衣抱黑柱這個使不的婦人使春梅你瞧瞧那奴

才只怕他又來聽

藏春鳥中不以

春梅道他在廚下揀米哩這破

包裏奴才在這屋就是走水的槽

春梅語

單管屋裡事兒往外學

舌薛嫂道這裡沒人咱娘兒每說話昨日陳姐夫到我那里如此

這般告訴我乾淨是他戳犯你每的事兒了陳姐夫說他大娘數

說了他各處門戶都緊了不許他進來取衣裳拿藥材

乃知西門

又把大姐搬進東廂房裡住

又知西門

每日晌午還不拿飯出去

與他吃餓的他只往他舅舅張老爹那裡吃去一個親女婿不托

他倒托小廝有這個道理他有好一向沒得見你老人家巴巴央

及我稍了個柬兒多多拜上你老人家少要心焦左右爹也是後

了爽利放倒身大做一做怕怎的點根香怕出烟兒放把火燒也罷了一味不經事之言于是取出敬濟封的柬帖兒遞與婦人折開觀看別無甚話上寫紅綉鞋一詞

妖廟火燒皮肉藍橋水滄過咽喉緊按納風聲滿南州洗淨了終是染汚成就了倒是風流不怎麼也是有

六姐粧次

敬濟自拜上

婦人看畢收入袖中薛嫂道他叫你回個記色與他或寫幾個字兒稍去了方信我送的有個下落婦人叫春梅隨着薛嫂吃酒他進入裡間半晌拿了一方白綾帕一個金戒指兒帕兒上又寫了一首詞兒敘其相思契濶之懷寫完封得停當走出來交與薛嫂只說你上覆他叫他休要使性兒往他舅舅張家那裡吃飯意他

張舅唇齒說你在丈人家做買賣却來我家吃飯顯的俺們都是沒生活的一般爹以丈母自居叫他張舅怪或是未有飯吃叫他舖子裡

拿錢買些點心和夥計吃便了你使性兒不進來和誰的氣哩却相是賊人胆兒虛一般難道不是規金蓮語氣薛嫂道等我對他

說婦人又與薛嫂五錢銀子作別出門來到前邊舖子裡尋見敬濟兩個走到僻靜處說話把封的物事遞與他說娘說叫你休使性兒賭驚氣叫你常進來走走休往你張舅家吃飯去惹人家怪因拿出五錢銀子與他瞧此是裡面與我的漏眼不藏絲久後你兩個愁不會在一答裡對出來我臉放在那里敬濟道老薛多有累你深深與他唱喏那薛嫂走了兩步又回來說我險些兒忘了一件事剛纔我出來大娘又使了頭綉春叫進我去叫我晚上來

領春梅如此出賣梅雪要打發賣他說他與你們做牽頭和他娘

通同養漢敬濟道薛媽你就領在家我改日到你家見他一面有

話問他那薛嫂說畢回家去了果然到晚夕月上的時分走來領

春梅到月娘房中月娘開口說那咱原是你手裡十六兩銀子買

的你如今拿十六兩銀子來就是了分付小玉你看到前邊收

拾了叫他罄身兒出去休要帶出衣裳去了那薛嫂見到前邊向

婦人如此這般他大娘叫我領春梅姐來了對我說他與你老人

家通同作弊偷養漢子你老人家貫下數字不堪不管長短只問我要原價婦

人聽見說領賣春梅就睜了眼半日說不出話來不覺滿眼落淚

是大開目處此如條之筆也叫道薛嫂兒你看我娘兒兩個沒漢子的好苦也

今日他死了多少時兒就打發我外邊人他大娘這般沒人心仁

義自恃他身邊養了倒尿胞種就把人踹倒泥裡只以孩兒之

殺前吃符他李瓶兒孩子過半還死了哩花麻痘疹未出知道天

怎麼算計就心高遮了太陽悲應合笑薛嫂道春梅姐說爹往日

曾收用過他婦人道收用過二字兒死鬼把他當心肝肺腸兒一

般看待說一句聽十句要一奉十正經成房立紀老婆且打靠後

他要打那箇小厮十棍兒他爹不敢打玉瓶兒薛嫂道可又來字

非為春梅稱冤乃言既非大娘差了爹收用的恁個出色姐兒打

發他箱籠兒也不與又不許帶一件衣服兒只叫他罄身兒出去

嚙舍也不好看的婦人道他對你說休叫帶出衣裳去薛嫂道大

娘分付小玉姐便來叫他看着休叫帶衣裳出去那春梅在傍聽

見打發他一點眼淚也沒有又是大開目處又是見婦人哭說道

以止中他心意如條之筆寫此數句

淫惡之種那

娘你哭怎的。奴去了。你耐心兒。過休要思慮壞了你。你思慮出病

來。沒人知你疼熱。知動人千古感等奴出去不與衣裳也罷自古好男

不吃分時飯。好女不穿嫁時衣。直照寺會正說着只見小玉進來說五

娘。你信我奶奶倒三顛四的。又單重衣服非相留也小大姐扶持你老人家

一場瞞上不瞞下。你老人家拿出箱子來。揀上色的與兩套。叫薛

嫂兒與他拿了去做個一念。也是你奮身一場。婦人道。好姐姐。你

到有點仁義。小玉道。你看誰人保得常無事。蝦蟇促織兒都是一

盤土土人。兔死狐悲。勿傷其類。有瑤安在各一面拿出春梅箱子

來。是帶的汗巾兒。翠簪兒。都叫他拿去。婦人揀了兩套上色羅

衣服。鞋脚包了一大包。婦人撻已與了他幾件。釵梳簪墜戒指小

玉也。頭上取下兩根簪子來。遞與春梅。除着珠子。纓絡銀絲云。響

遍地。金粧花裙襖一件兒。沒動都擡到後邊去了。垂別淚方是有

志春梅當下拜辭婦人。小玉酒淚而別。此處不消淚是無金蓮淚

寫其酒別正是與金蓮臨出門。婦人還要他拜辭拜辭。月娘家人

刻骨一痛。非別淚也。通日金蓮如此只見小玉遙手兒這春梅跟定薛嫂頭也不同楊長決裂

出門去了。如緣之筆寫炎涼場中此此一小玉合婦人送出大門

回來。小玉到上房。回大娘。只說聲身子丟了。衣服都留下。沒與他

這金蓮歸進房中。往常有春梅。娘兒兩個相親相熱。說知心話兒

今日他去了。丟得屋裡冷冷落落。甚是孤恹。不覺放聲大哭。西門

此痛哭潘姑姪有詩為証。

耳畔言猶在 于今恩愛分

房中人不見 無語自消魂

